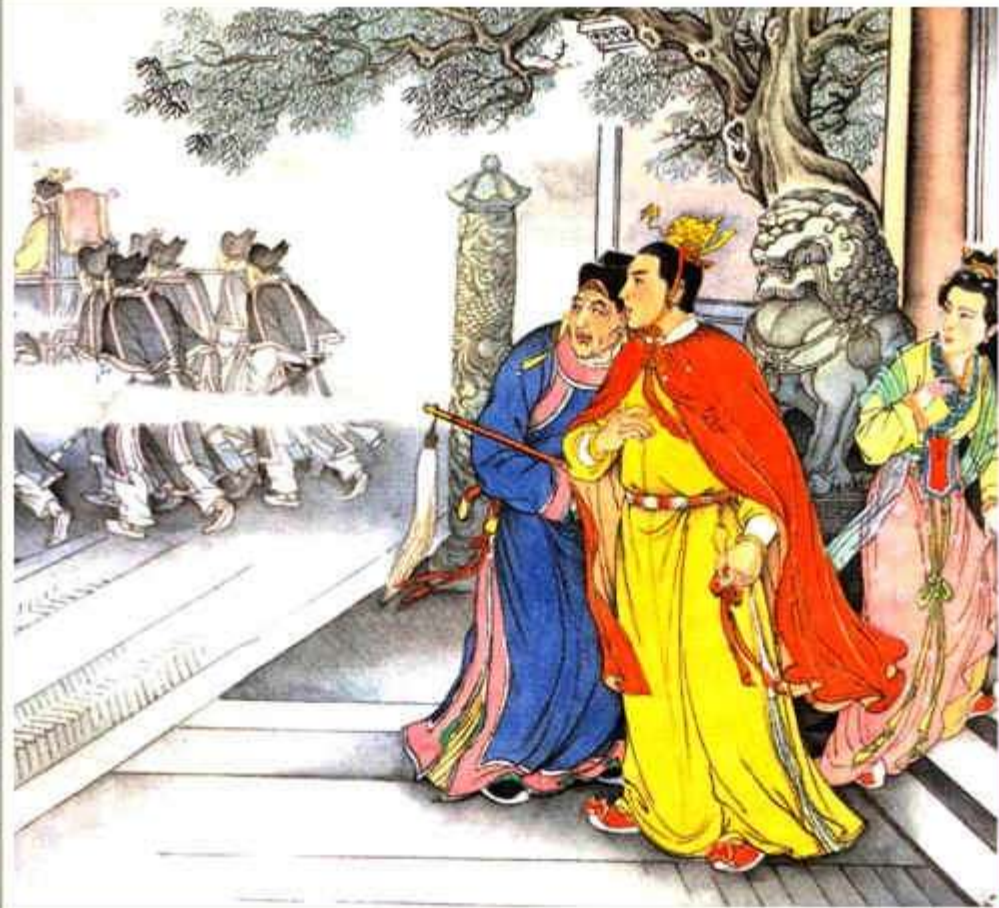


南宋风云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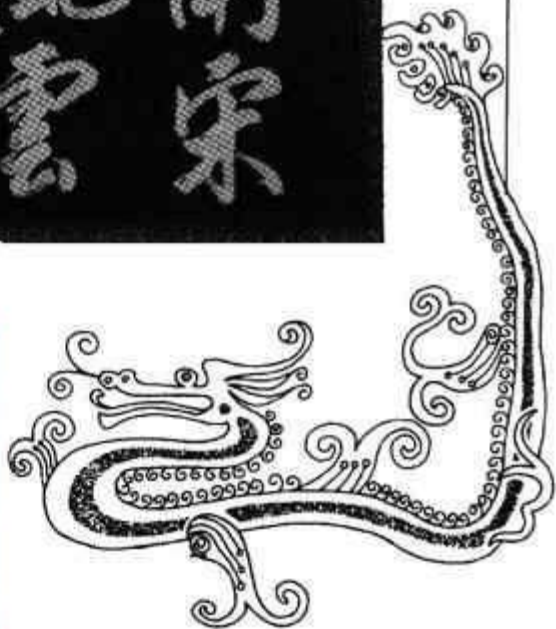
「太子惊变」七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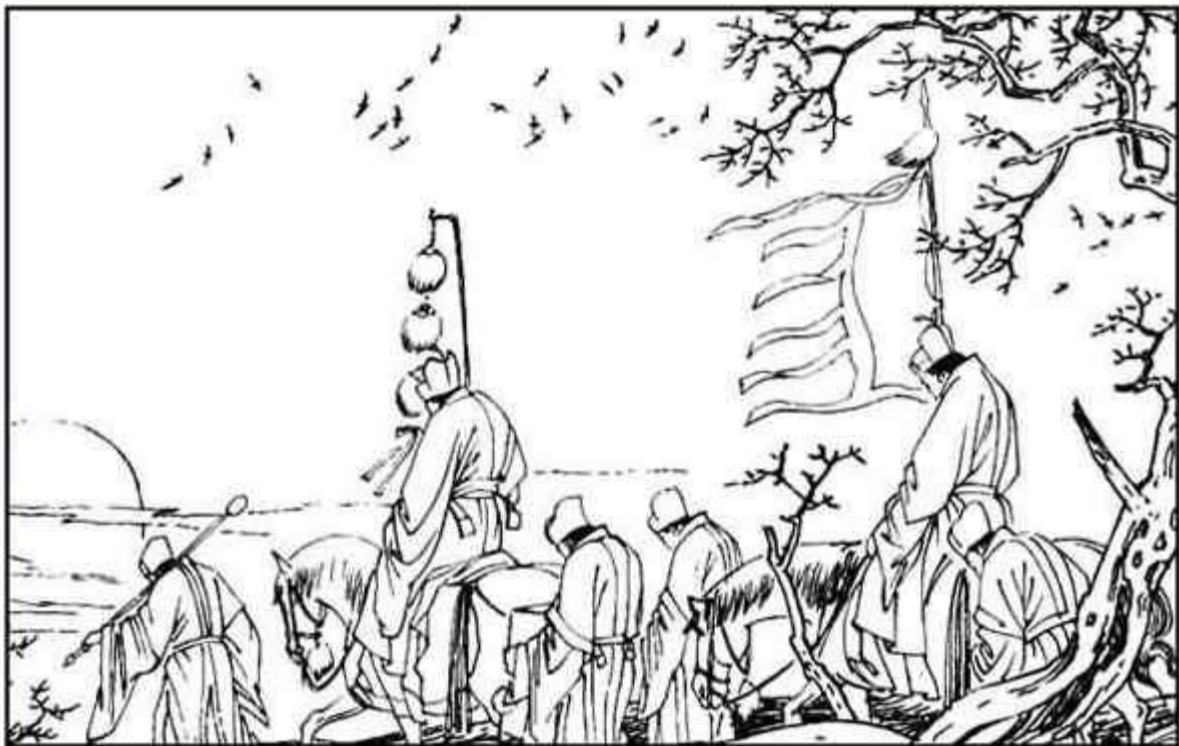
編文 傅伯星
 繪畫 傅伯星 來汶阳

七「太子惊变」



内 容 简 介

宁宗选立的太子赵询(即赵曦)不幸夭亡,另立赵竑为皇子。赵竑不满史弥远专权,言形于色,被史弥远打入皇子府的坐探侦知。史为巩固权势,秘密物色人选,授以帝王之术。及宁宗病逝,串通禁军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迫使杨皇后同意废黜赵竑,另立赵昀为帝,是为理宗。



1. 嘉定元年（公元1208年），南宋朝廷接受金国要求，开棺断首，拿了韩侂胄、苏师旦二人的头颅，到金国求和，达成了比绍兴和议、隆兴和议更屈辱的嘉定和议。



2. 面对这种局面，毕再遇愤然辞职，带了他心爱的战马，隐居在西子湖畔。



3. 不久，毕再遇抑郁而亡。他的战马，悲鸣数日，也绝食而死。



4. 宋宁宗下诏自责，变得沉默寡言，与以前的刚愎自用判若二人。连新年大宴，也破例取消，只在宫中独坐。



5. 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，史弥远经常出入后宫，与杨皇后密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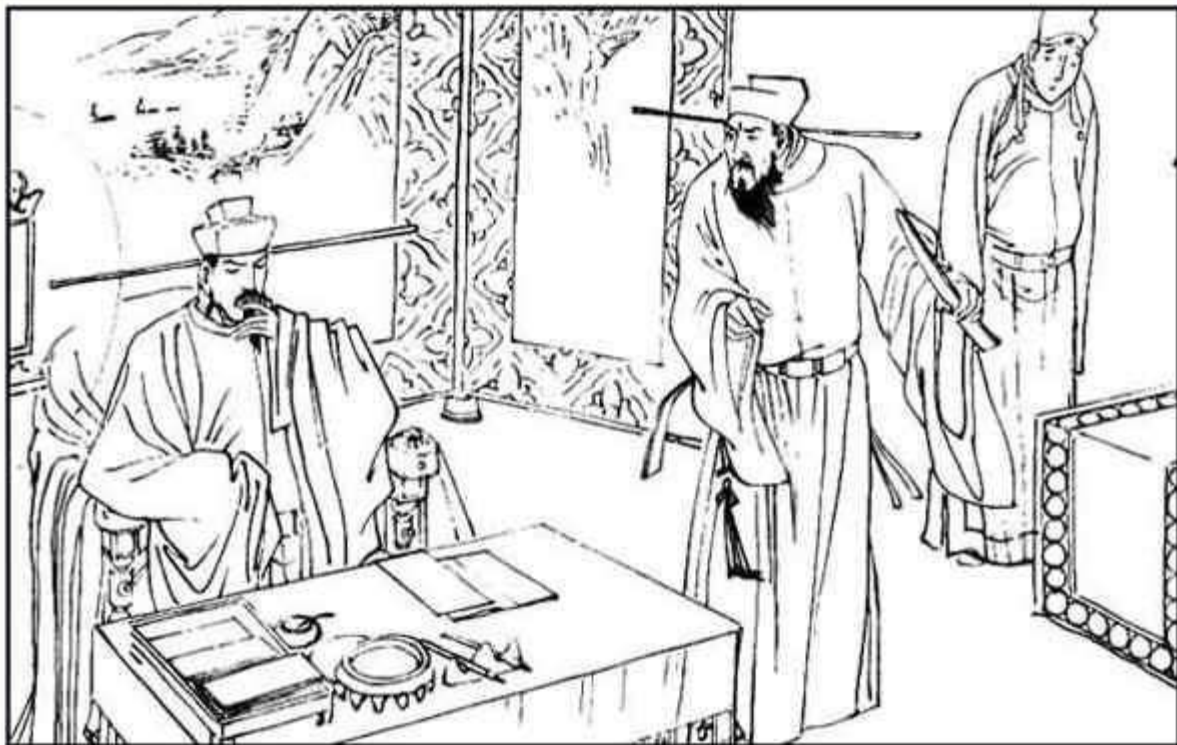
6. 天下百姓不堪重负，民怨沸腾，都说：“草头古，天下苦。”草头古，是指史弥远的帮凶薛极、胡榘。又说：“满朝紫贵者，尽是四明人。”史弥远是宁波鄞县人，上台后大批任用同乡，培植私党。



7. 早先因反对韩侂胄下狱的武学生、此时当了殿前司官员的华岳，见史弥远窃弄权柄，便与友人密谋，欲赶史下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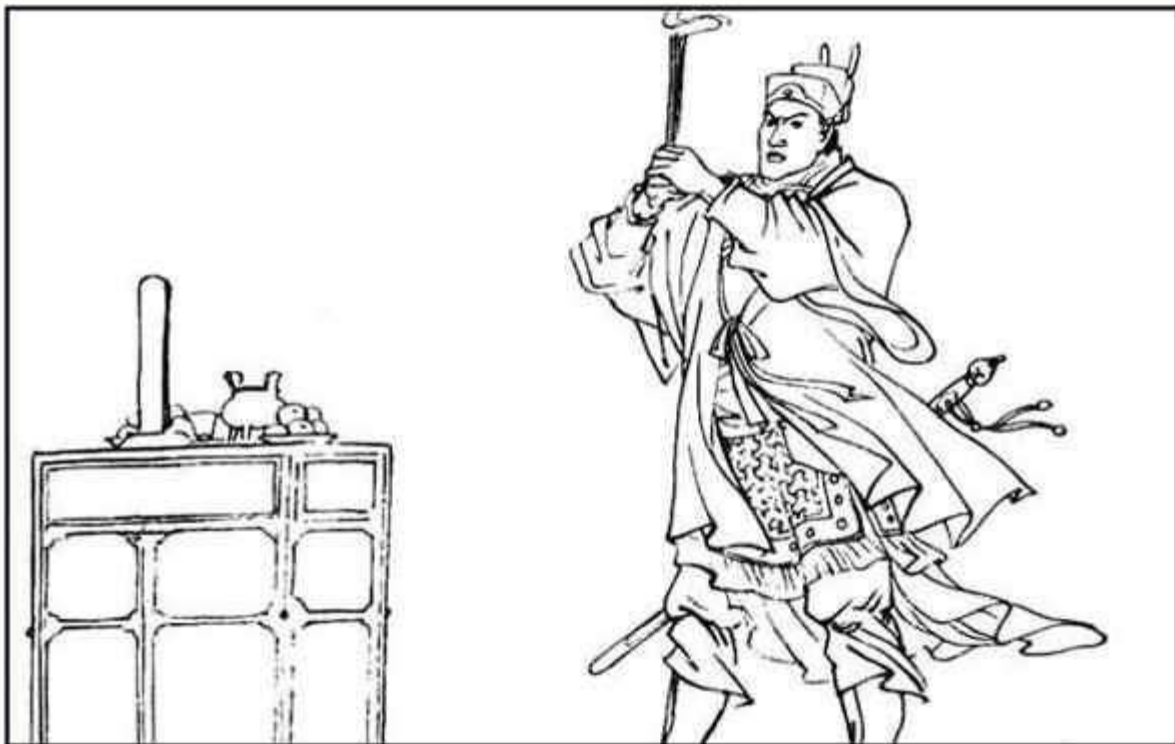
8. 华岳的活动，很快为史弥远死党所侦知，便重新将他逮捕入狱，并以“坐议大臣当死”的法律，判他死刑。



9. 宁宗早闻华岳之名，打算免其一死。史弥远闻知，赶到宫中责问宁宗，说：“他要是杀为臣的家伙，难道可以赦免？”结果，华岳被杖杀于东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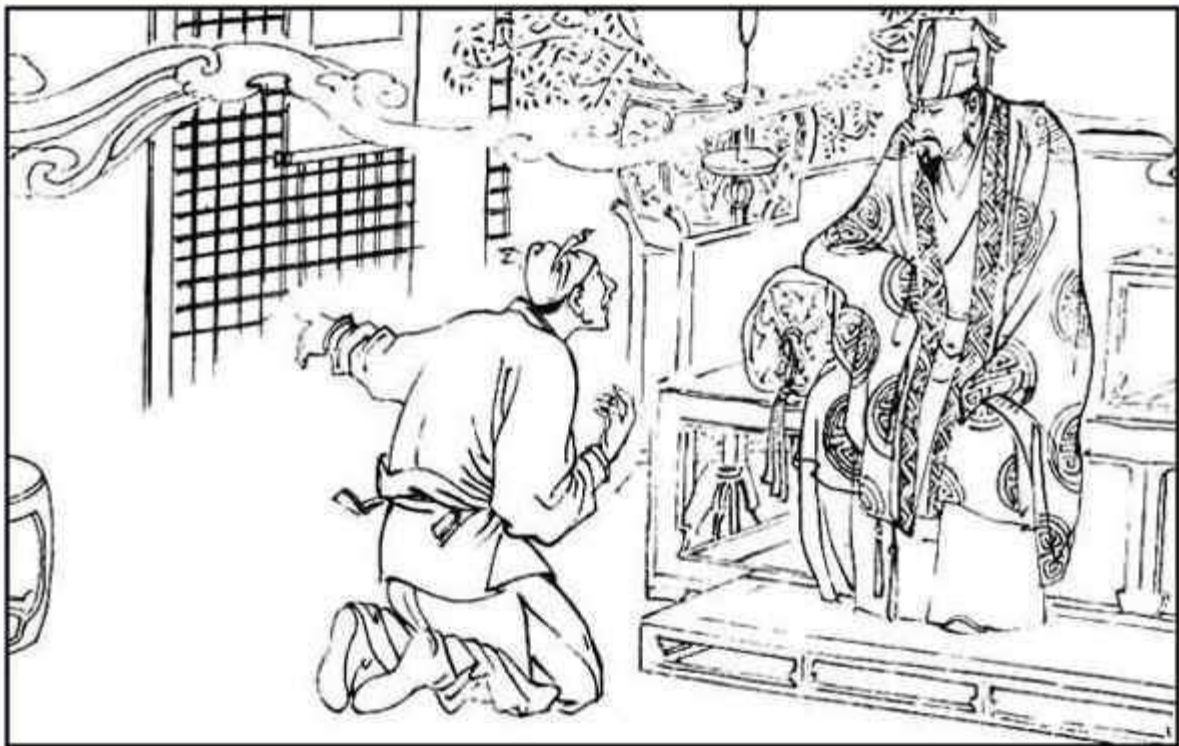
10. 未久，史弥远诛杀韩侂胄时的得力助手张鑑，因功大赏薄，企图把史弥远搞掉，事泄被黜，流放象台（今云南象县），从此再没回来。



11.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。殿前司校官罗日愿发誓要为好友华岳报仇，准备伺机举事，诛杀史弥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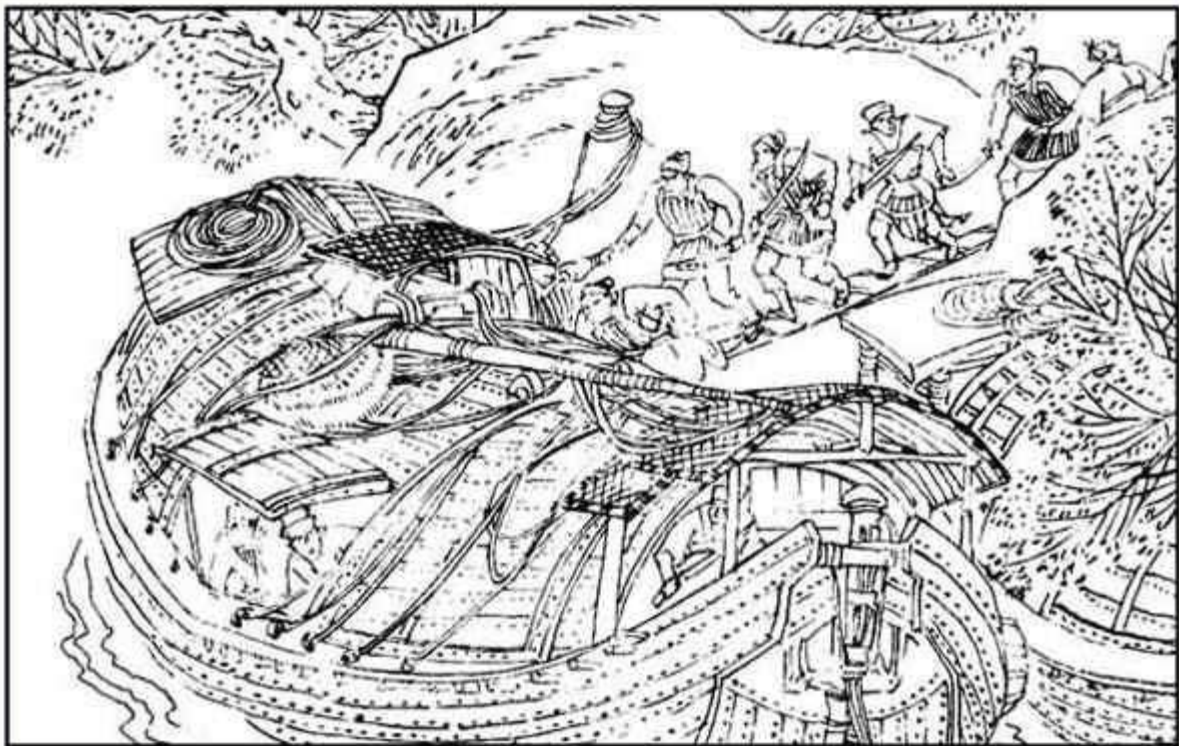
12. 罗日愿得知史弥远去宁波治母丧回杭的日期，便密嘱同伴，作好准备。一时，联络了一百多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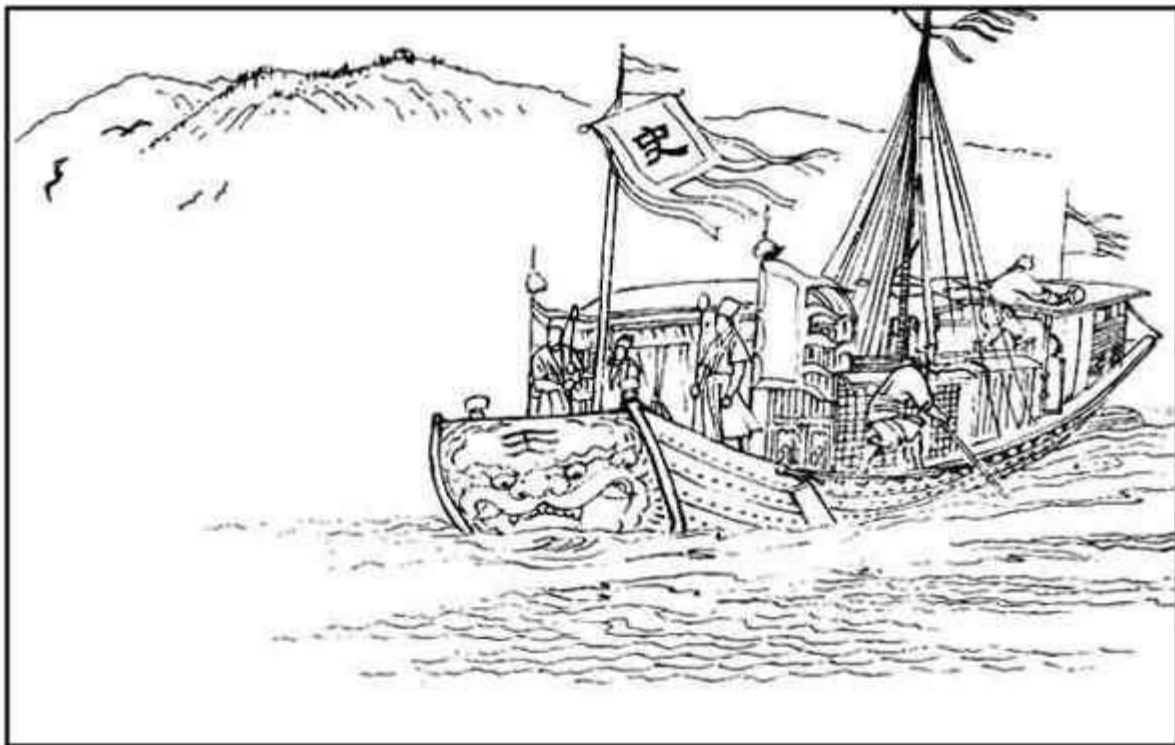
13. 哪知其中一人，原是薛极的家奴，因手脚不干净被逐出门。他见邀功受赏的机会到了，立刻前去告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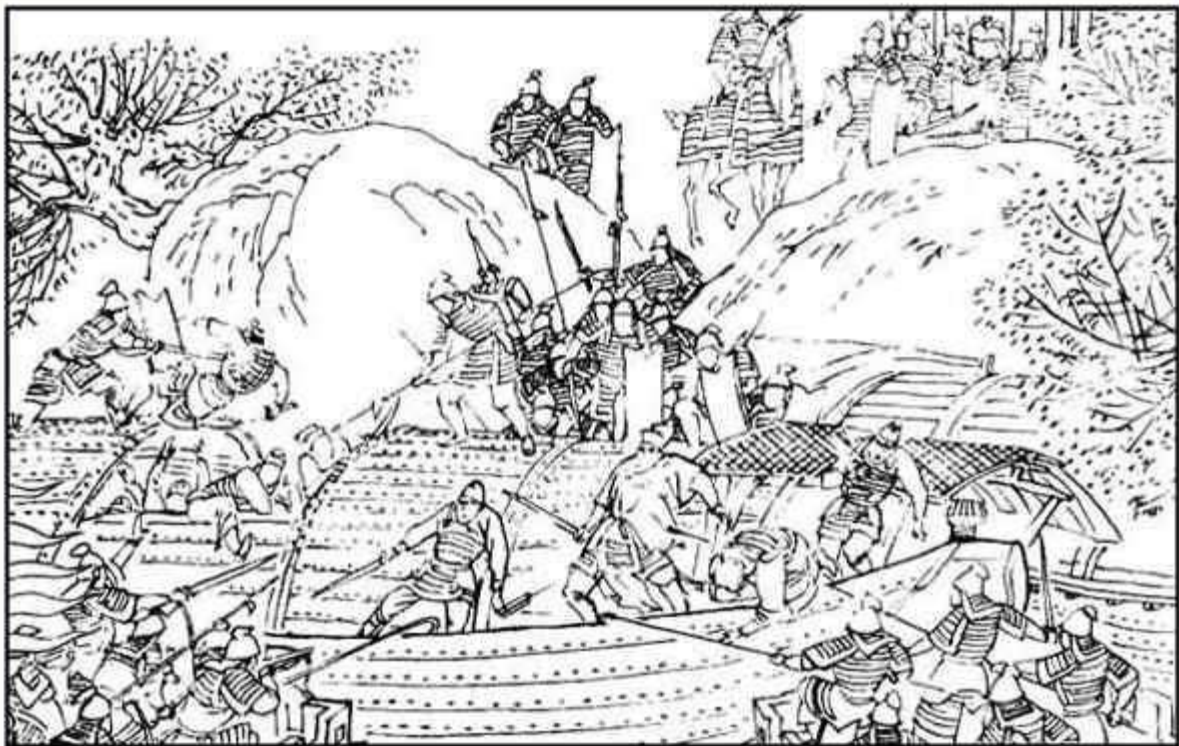
14. 薛极听了，立刻密告太子赵询（即赵曦）。他立即上书宁宗，在行都为史弥远建造相府，让他在此守丧，以便咨访，一边派人驰报史弥远，作了紧急部署。



15. 罗日愿不知是计，在史弥远返杭前一夜率领同伙，到江干跨浦码头边的船里伏埋起来。



16. 次日一早，钱塘江对岸果然缓缓驶过一只插着史字大旗的官船。一切并无异样。



17. 谁知罗日愿掀开舱顶，才发觉自己已被禁军四面包围，插翅难逃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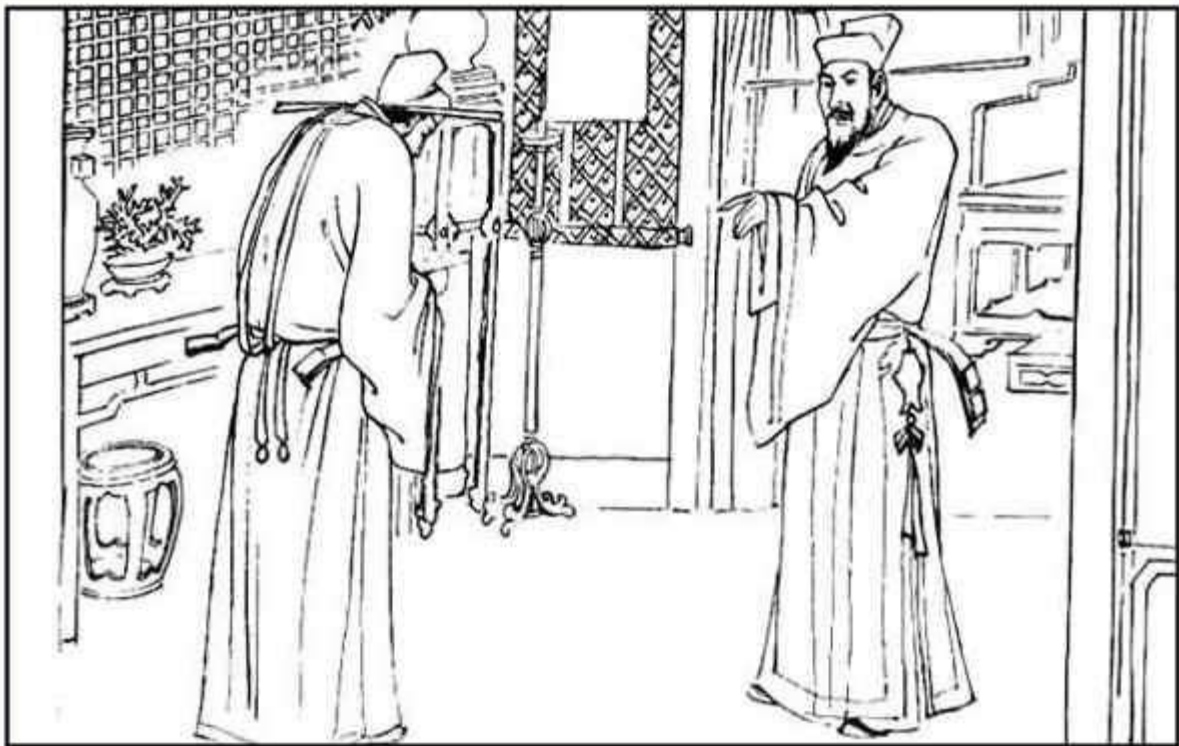
18. 罗日愿等一百多人全部被擒。罗日愿受尽酷刑，不露一字，最后受刖而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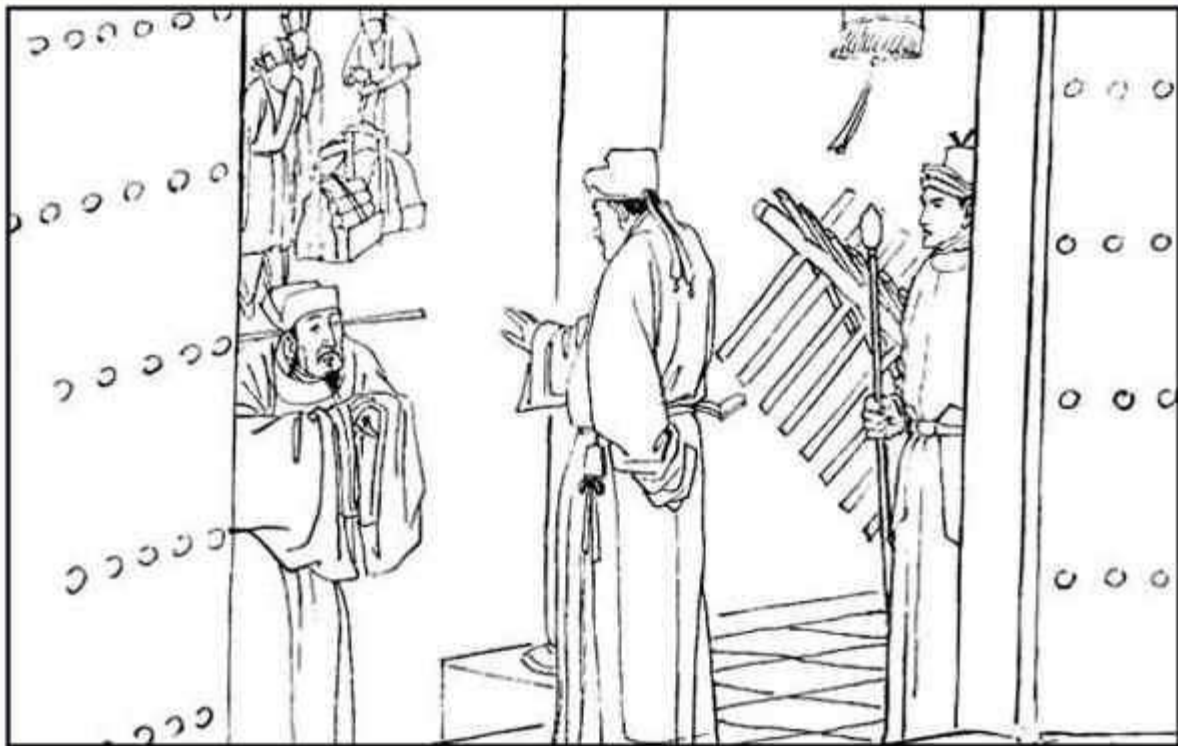
19. 嘉定十三年（公元1220年）八月，皇太子赵询得病而死。宋宁宗本来无子，眼看从宗室中选来的太子就此夭亡，不胜哀伤。



20. 同年六月，宁宗另选继承人。新立的皇子赵竑原名赵贵和，是宋孝宗第二个儿子赵昀府中的嗣孙，很有自己的见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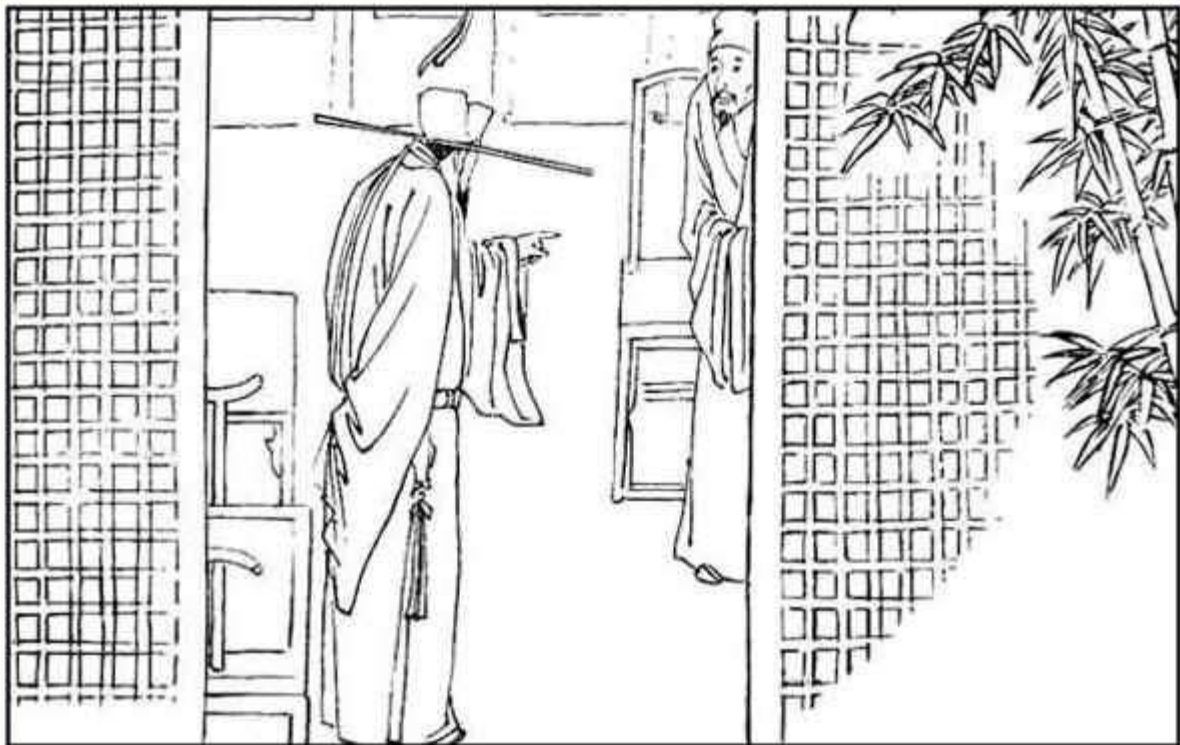
21. 史弥远闻讯，忙派了心腹，备礼前往祝贺。



22. 那心腹官员一到皇子府门口，就被门官挡住，并说皇子让他将礼物尽行带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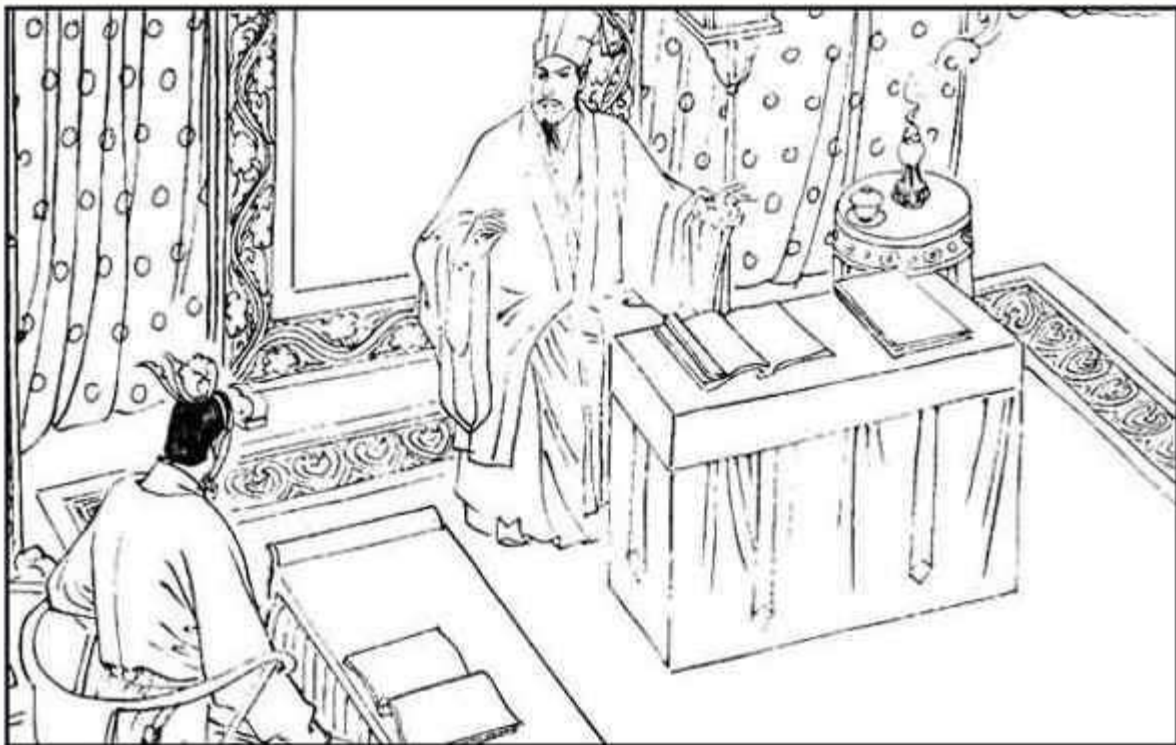
23. 史弥远发觉新皇子对他另有看法，成见不小，不由暗暗吃惊，数日不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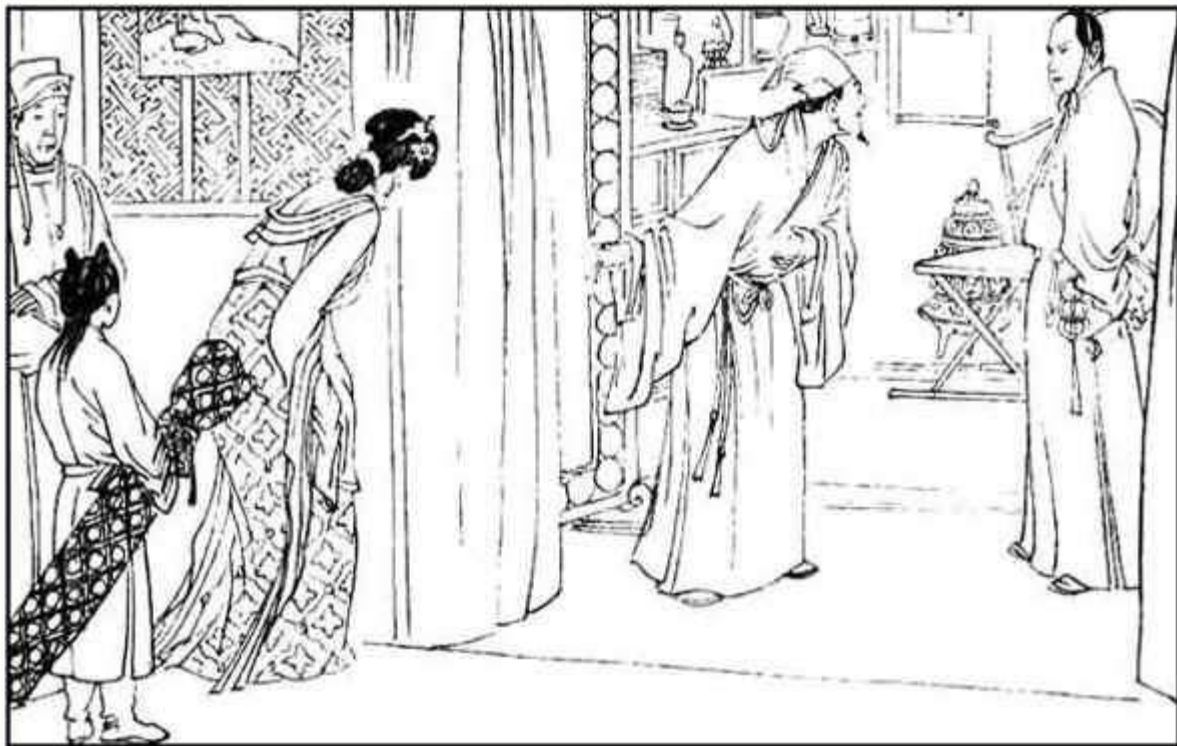
24. 史弥远焦虑了几天，将另一心腹找来，让他悄悄前去，探听赵竑有何嗜好，准备对症下药，再设圈套。



25. 原来赵竑既不好色，也不爱珠玉珍宝，唯好弹琴自娱。遇到高兴或忧愁之事，便焚香操琴，以抒怀抱。



26. 他的老师真德秀，是一代理学大师，律身甚严，不许赵竑稍有荒怠，且说：“皇子如能孝慈母而敬大臣，则天命归矣！”



27. 史弥远得知此事，立即派人献上一名善琴的侍女慧慧。赵竑想起老师的教诲，也就不再拒绝。



28. 一夜，风清月白。赵竑退去左右，入院抚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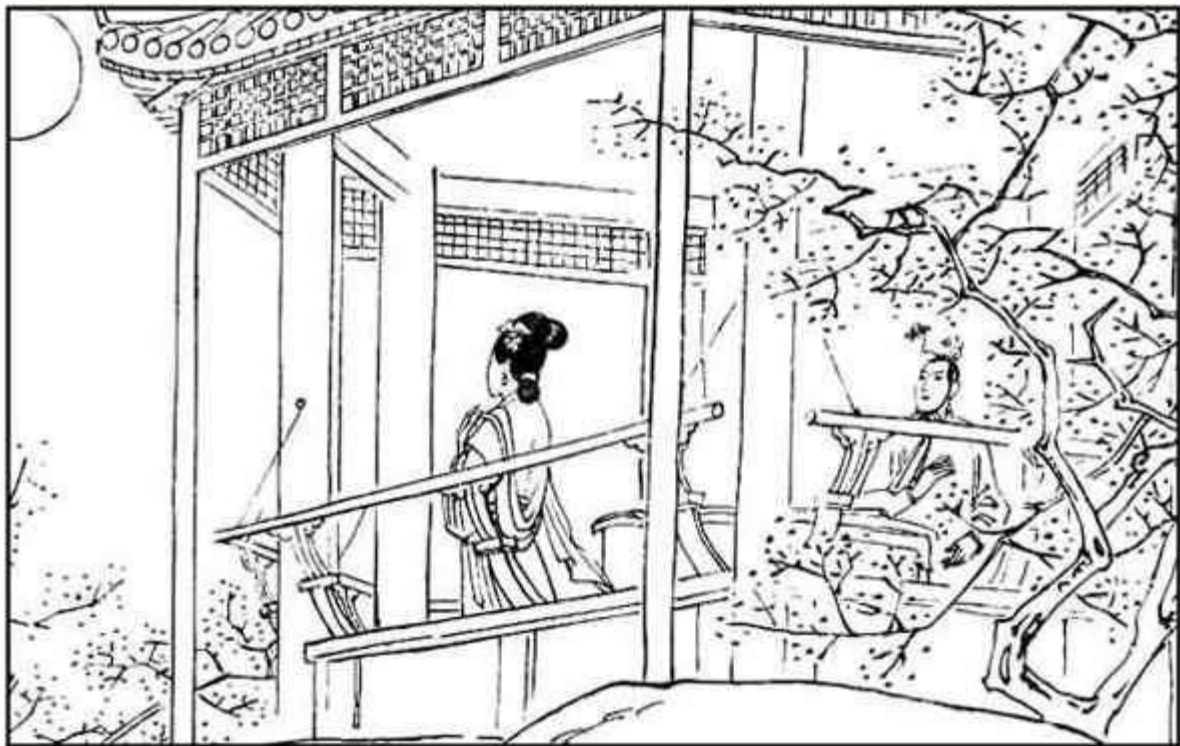
29. 弹到兴浓时，忽然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根弦断了。



30. 赵竑正在懊丧，忽听那琴声仍在作响，不由大奇。寻声细听，竟是隔墙另有一琴，正和着自己的拍子一起奏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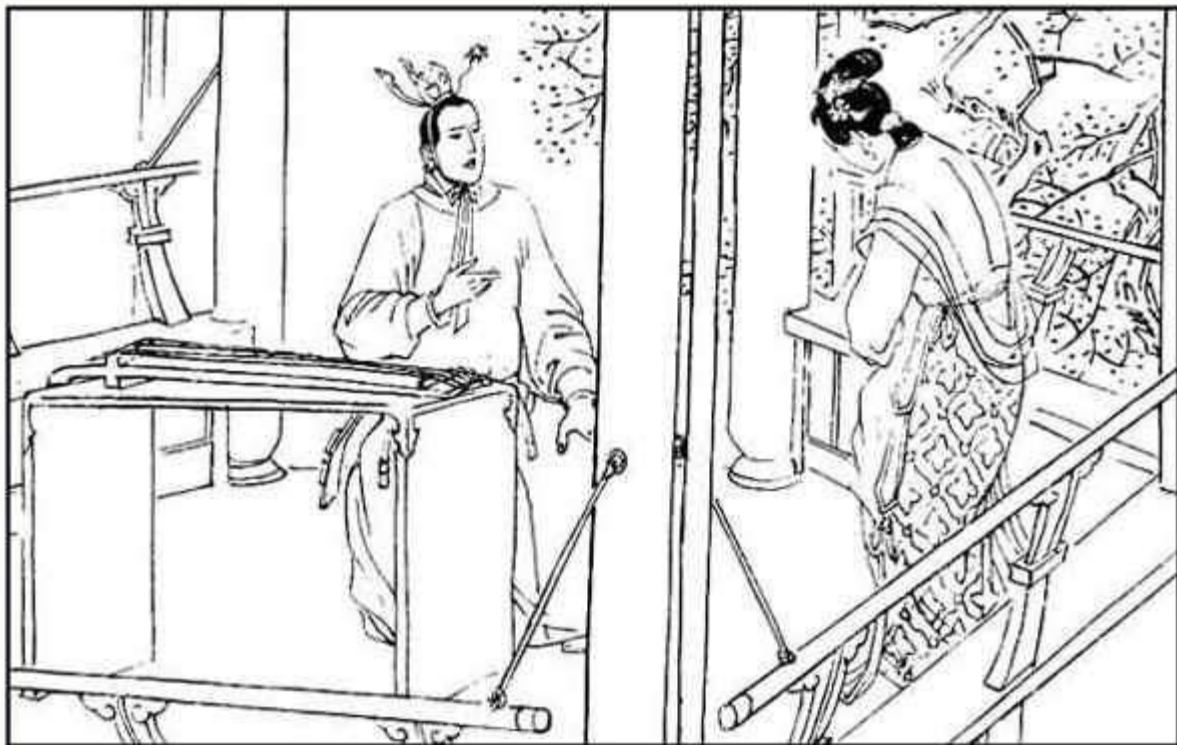
31. 赵竑随声寻去，只见后院山上一名青年女子正在亭中抚琴，根本没有发觉他的到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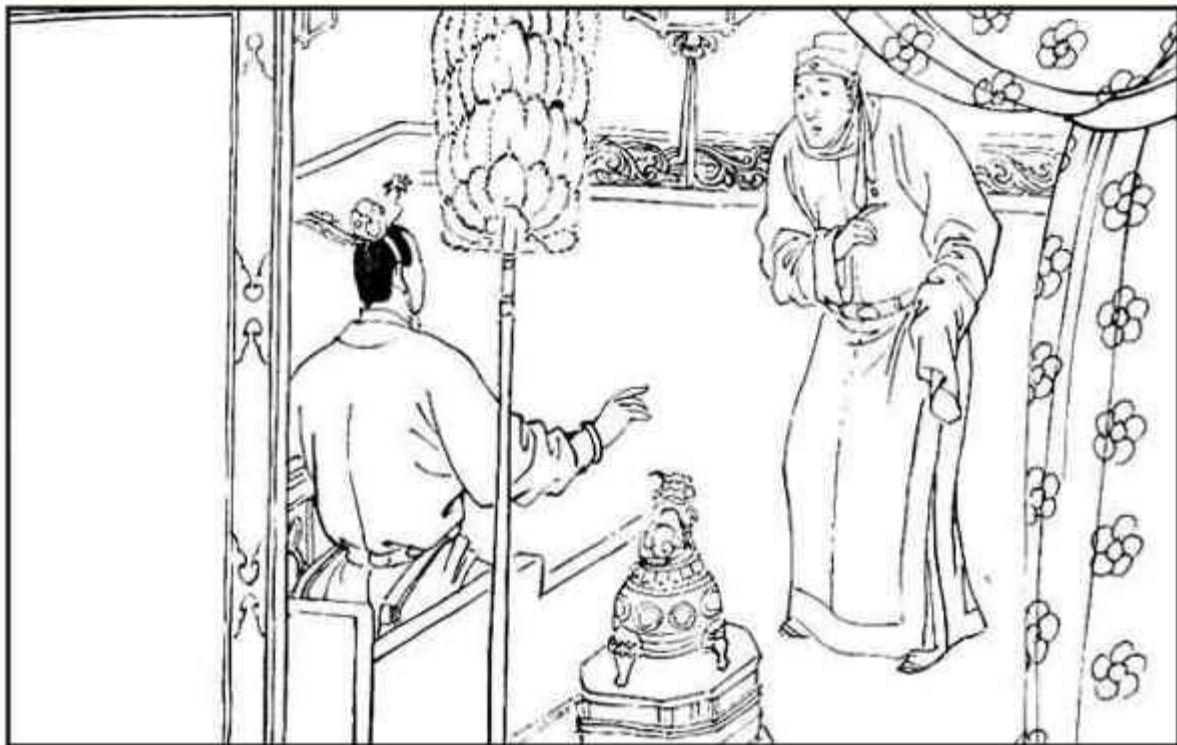
32. 弹了一曲，那女子走到亭前，对月浩叹，似有许多心事无处倾吐一般，越发叫赵竑惊奇，一时竟想不起她是谁来。



33. 赵竑上前一问，才知道她原来就是慧慧，心中不无惊觉。



34. 赵竑问她出身，慧慧说，她父母双亡，从小被卖与史府，当一琴女……。赵竑听罢，也不多说，心中仍不放心。



35. 次日，赵竑找来府内管事内侍，问他慧慧情况。那管事说，别无他事，只见她常在屋内看书写字。



36. 赵竑听了，立刻到慧慧房中，向她要书看。一看，不由暗吃一惊。原来这书是临安陈氏书铺刊印、讥讽史弥远的诗集。



37. 赵竑脸色一变，把慧慧带到后厅，问她专看此书，可知有罪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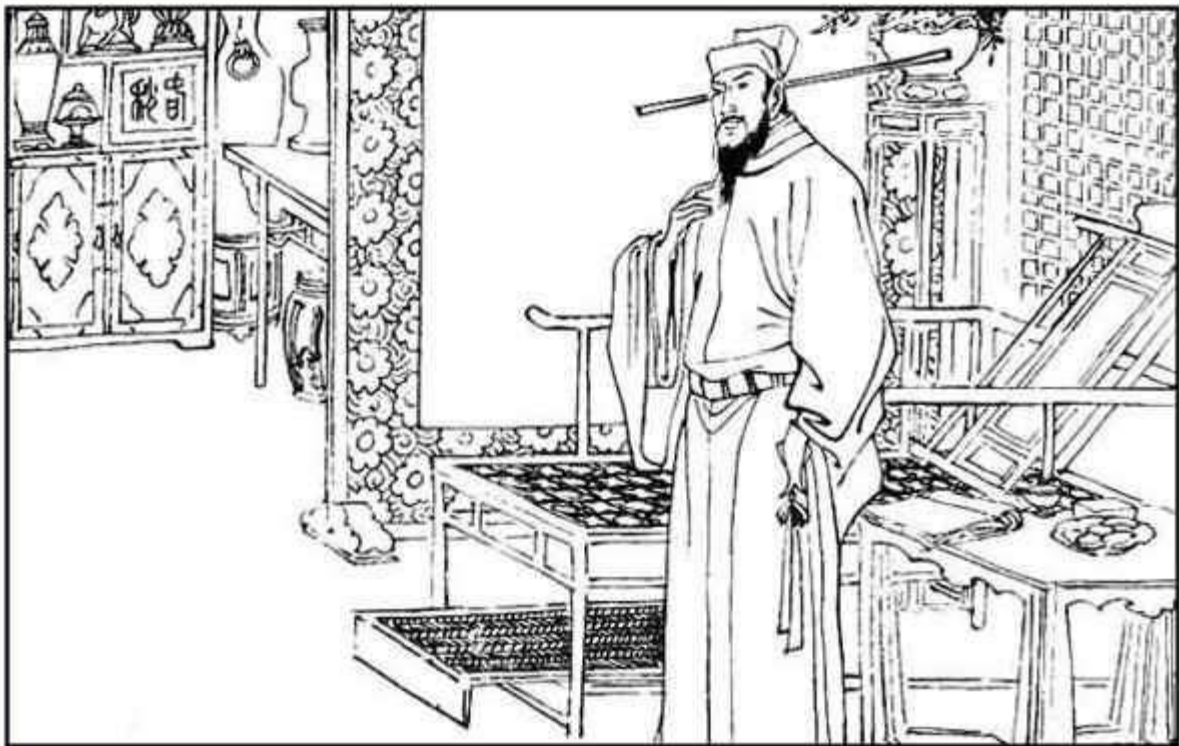
38. 慧慧竟慷慨陈词，历数史弥远种种倒行逆施。说，皇子身当大任，莫非坐视社稷大权落入奸人之手不成？



39. 赵竑听了，疑虑顿消，拉住她的手说：“可佩可佩，不想小娘子如此刚烈，又有非常的见识，真是我难得的知己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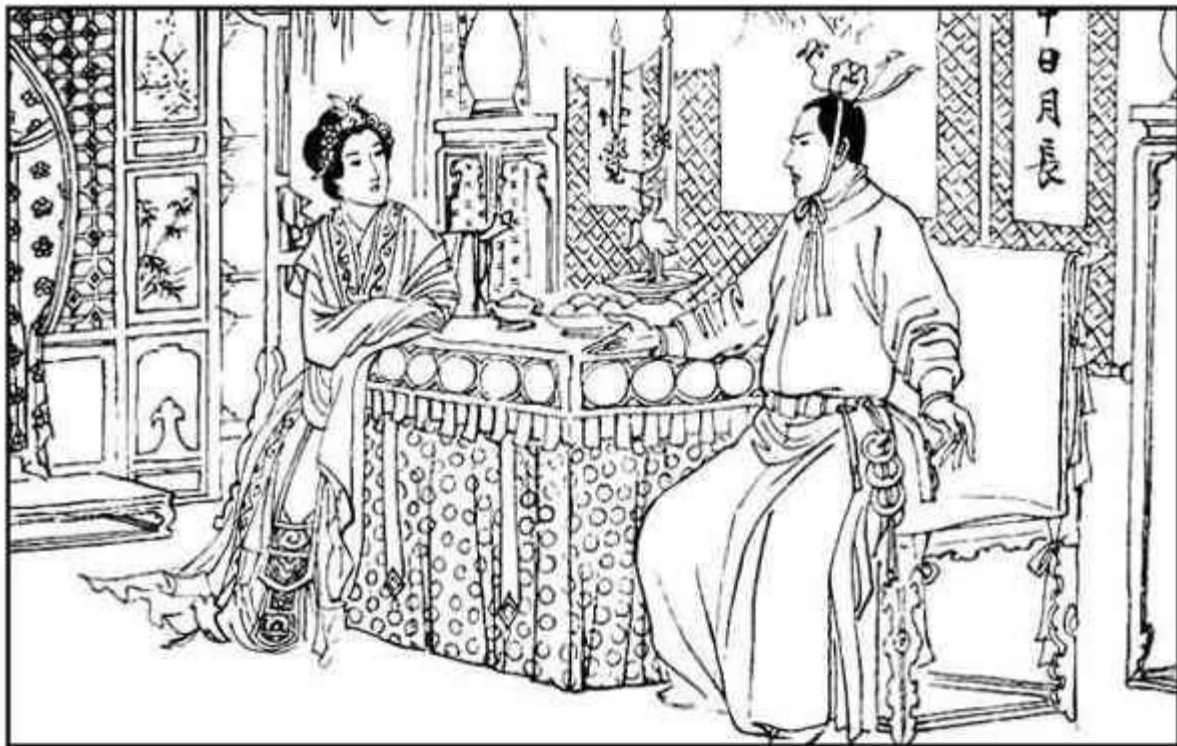
40. 从此，赵兹让慧慧作了自己的贴身侍女，天天与她一起操琴论诗。



41. 史弥远得知慧慧已经取得皇子的信任，心中暗喜。



42. 真德秀得知此事，告诫皇子可要小心，万不可轻易向慧慧吐露真情。



43. 皇子的妻子吴夫人，也劝赵竑不可掉以轻心。赵竑以为她生了醋意，反而动了肝火。吴夫人只有叹息，不再多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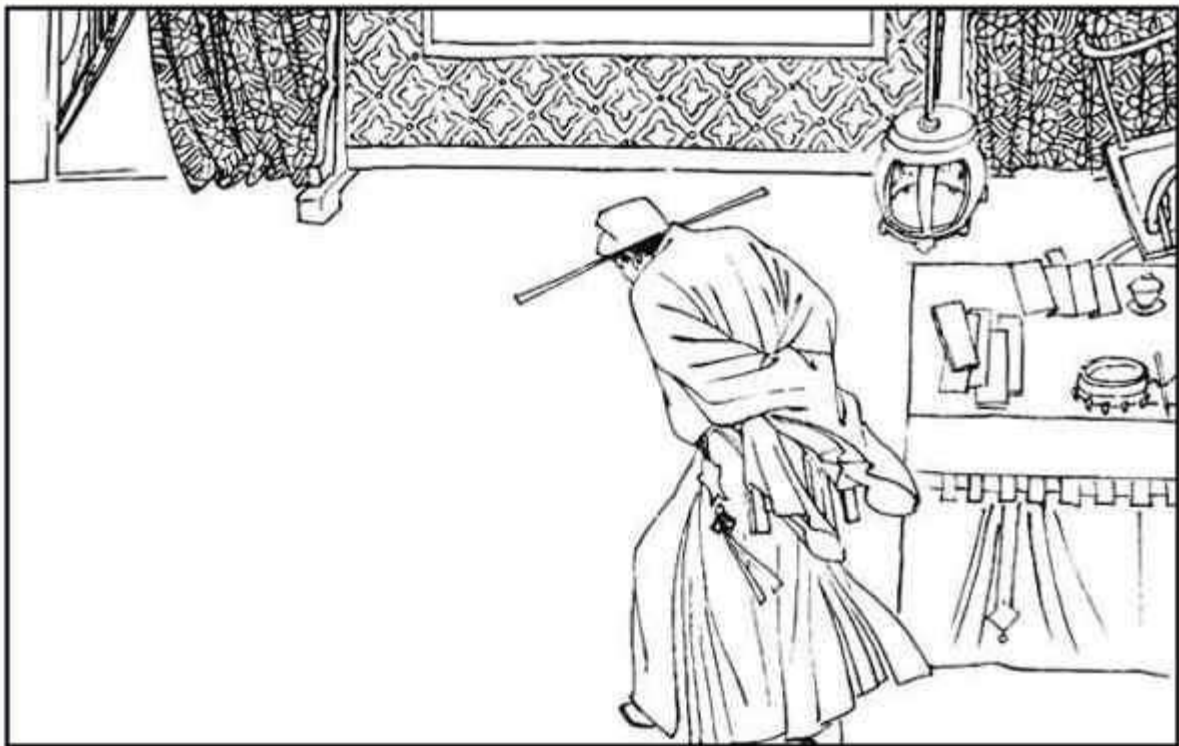
44. 一日，赵竑正在屋内写字，忽见有人进来，连忙用手捂住。慧慧笑道：“殿下慎严如此，奴婢告退！”



45. 赵竑见是慧慧，笑道：“不妨事”，说着拉她近前：“你看，史弥远的桩桩罪行，都在这台布下写着哩！”慧慧一看，上面还写着要将史弥远刺字发配二千里的字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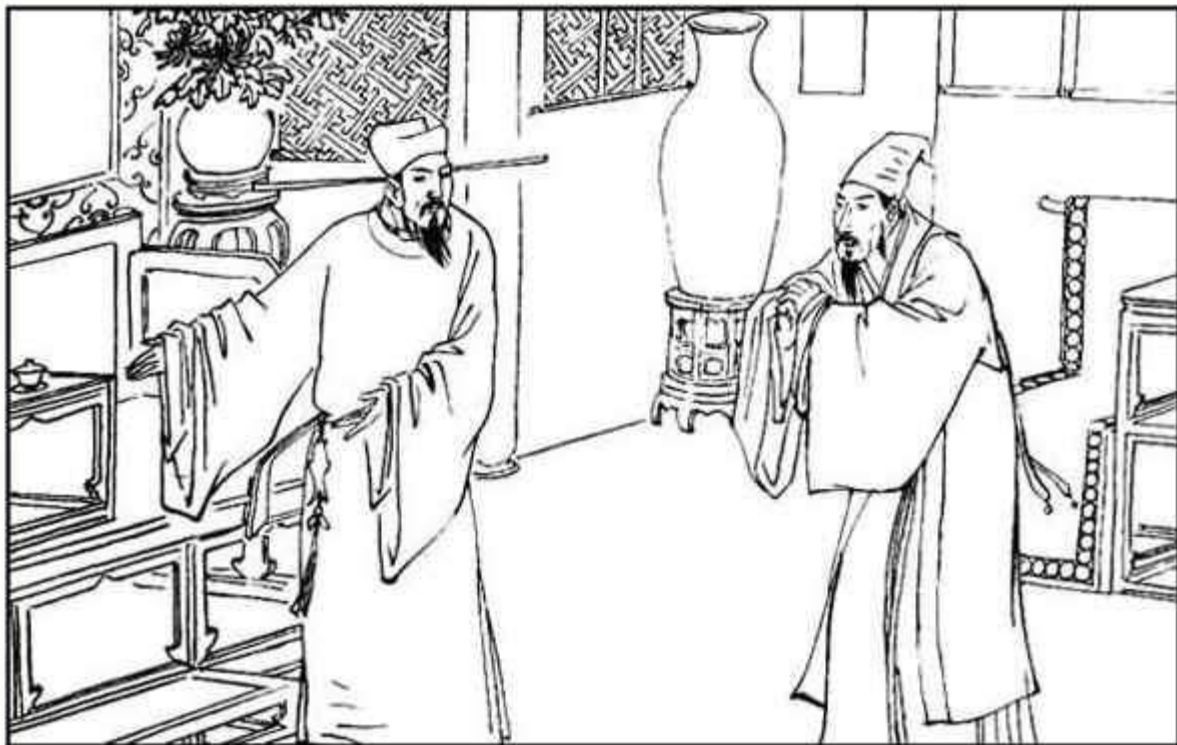
46. 赵竑又把她拉到屏风前，指着地图上的广东、海南岛一带，说：“将来我即了大位，非把他发配到那里去不可！”



47. 史弥远读罢慧慧的密报，惊得如火锅上的蚂蚁，一连数日，坐卧不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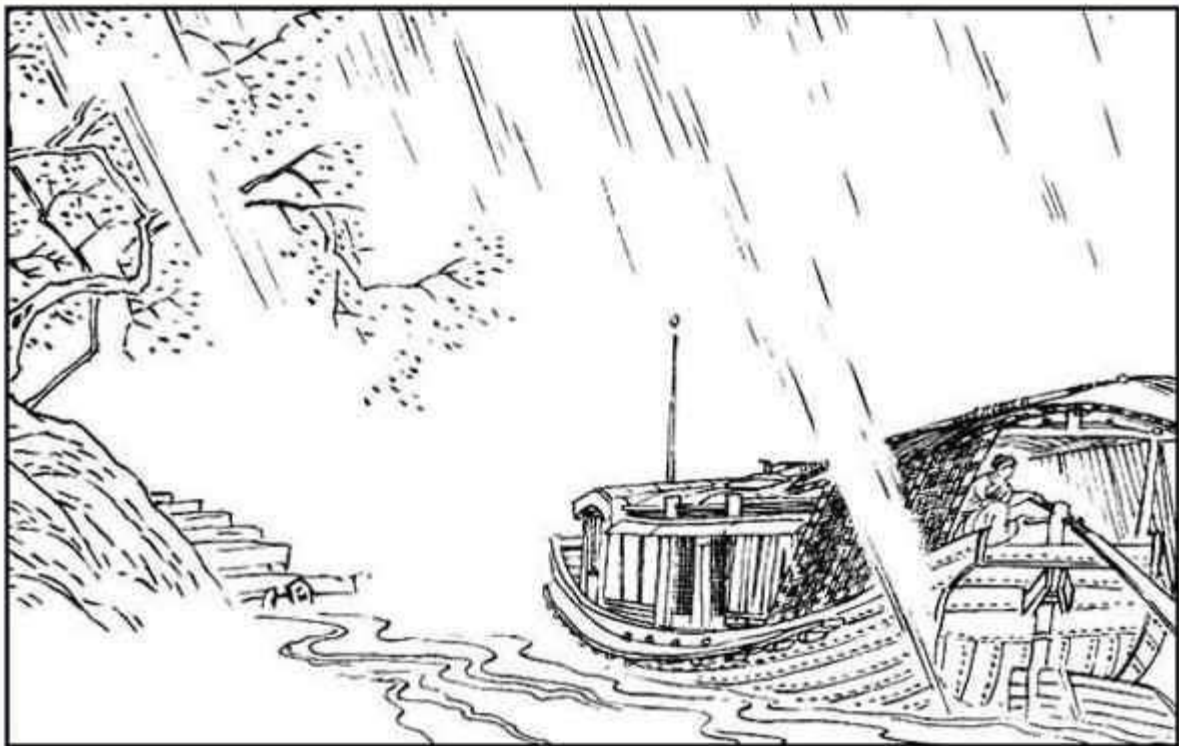
48. 苦思冥想了数日，史弥远决心铲除这一心腹大患，不然，只有坐以待毙。



49. 计策既定，便请来在府内教弟子读书的老师余天锡。此人性情严谨，办事认真，很受史弥远的器重。



50. 余天锡正要回绍兴去办事。史弥远说：“目下沂王府（即赵愷的王府）后继无人，很需要为它物色一名过继的宗室少年，以尽为臣对先帝的忠心！”



51. 余天锡听了大为感动，答应尽力去办。不日，余天锡乘船来到绍兴西门，遇上瓢泼大雨，无法前进，只好令人就近泊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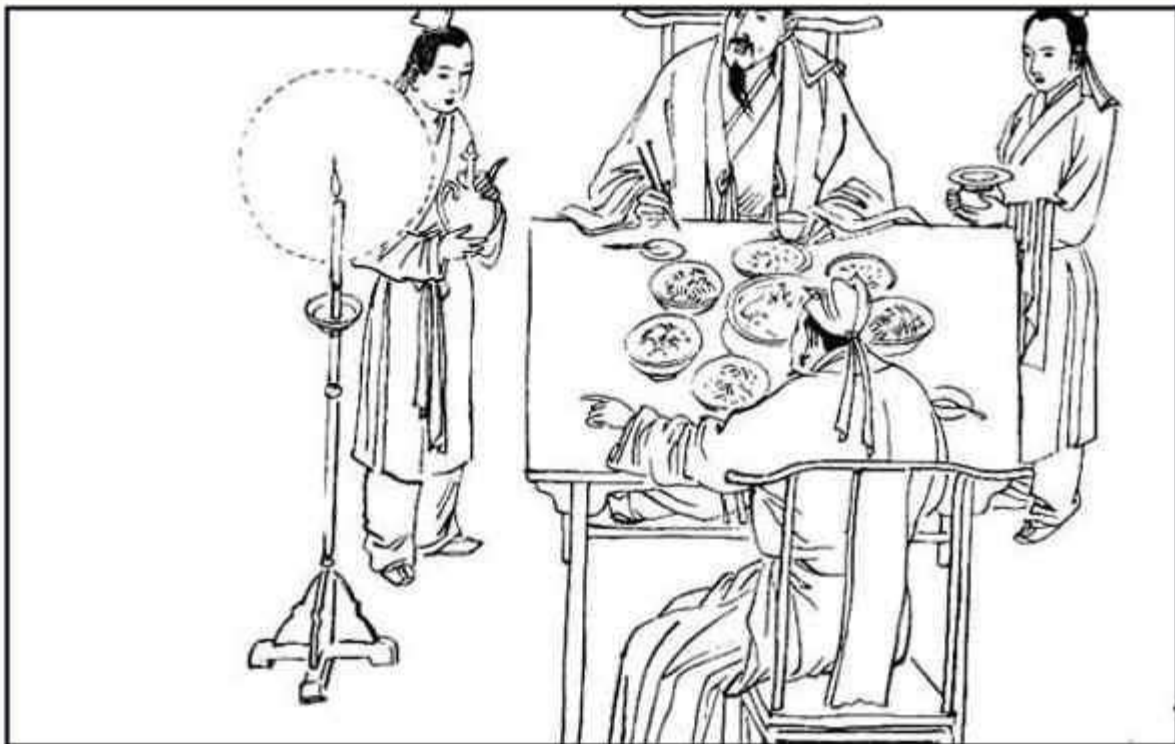
52. 附近有数间房屋还算齐整，料非一般农家田舍。余天锡便舍舟登岸，前去请求避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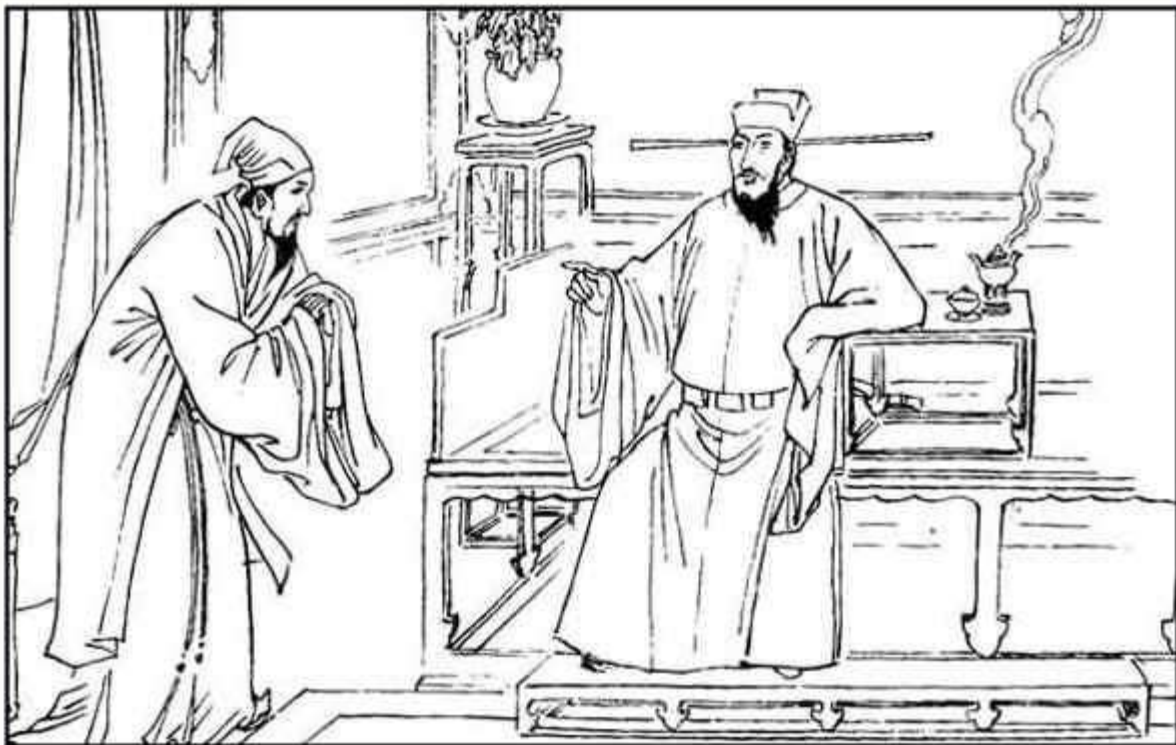
53. 宅主姓全，是当地的保长，一听说丞相府上的先生前来避雨，当即热情欢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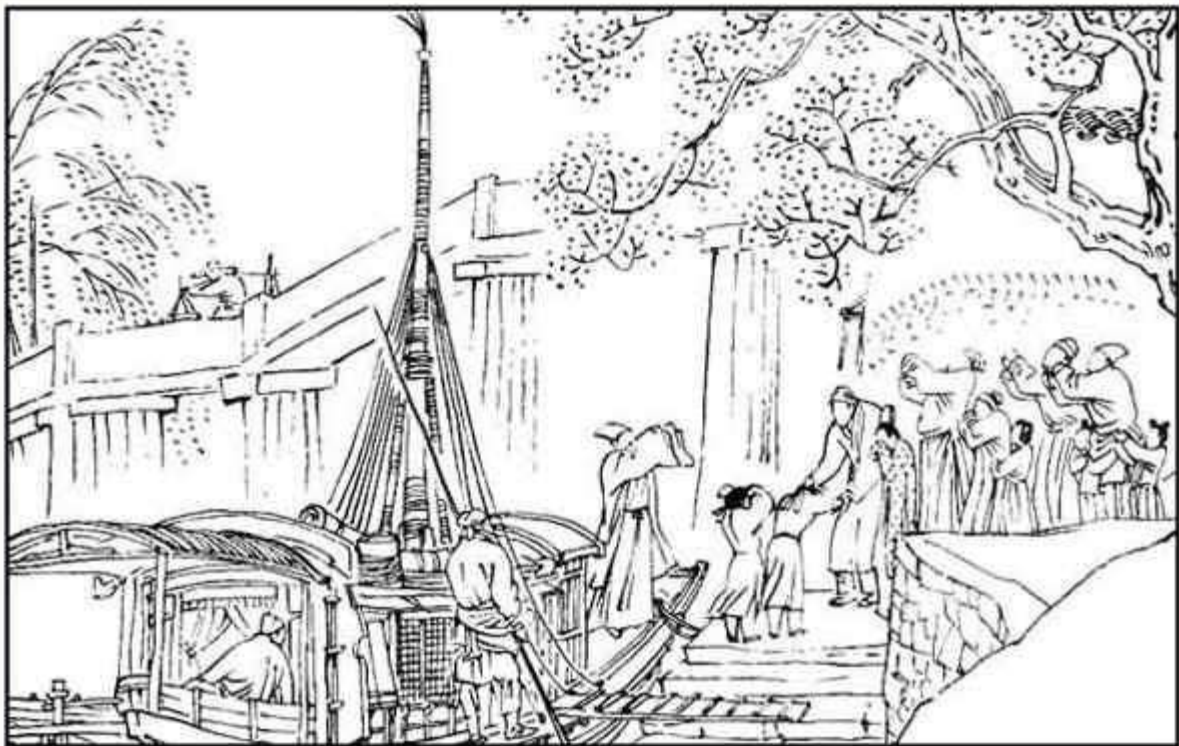
54. 晚上，全保长杀鸡宰鸭，款待余天锡。又令二少年侍立左右，为他斟酒添菜，态度谦恭有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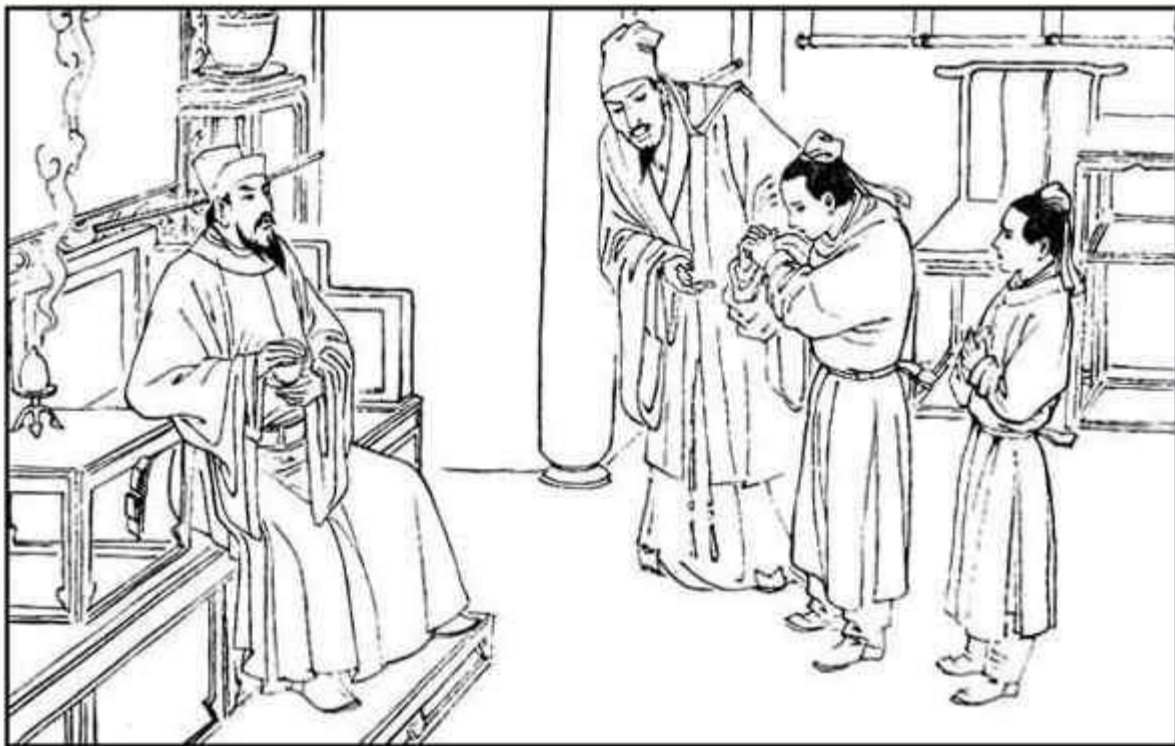
55. 经介绍，这二少年是全保长的外甥，大的赵与莒，小的赵与芮，是宋太祖第十世孙。余天锡一听大喜，这正是史丞相要的人。



56. 余天锡回杭，立即报告史丞相，且说赵与莒面相仁厚富贵，前程非可限量。史弥远令他再去绍兴，将二少年带来。



57. 全保长听了，大喜过望，当即卖了田产，为外甥治装。启程那天，遍邀亲友，设宴相送。



58. 史弥远也精于相术。他把两人看了许久，不禁暗暗惊奇。仿佛天将助他成功一般。



59. 过了几天，史弥远怕二人来得过于招摇，走漏风声，反而坏事，不如从长计议，又令余天锡送二少年回去。



60. 经此折腾，全保长大为沮丧。乡里老少也都笑他“痢哈蟆想吃天鹅肉”，羞得他几乎无脸出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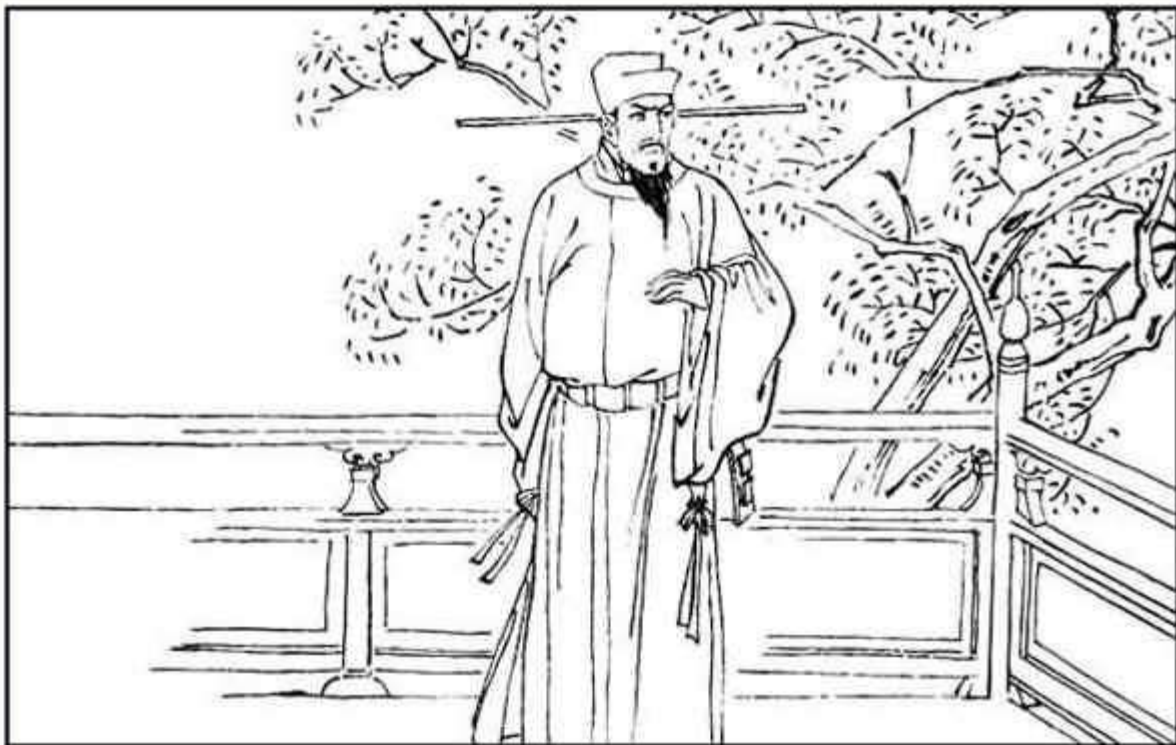
61. 过了一年，余天锡奉史弥远之命重来绍兴，要领赵与莒进京。全保长上次吃了苦头，这回说什么也不肯答应。



62. 无奈，余天锡只得悄悄地向全保长摊了底。全保长听说是让赵与莒去沂王府当继子，这才化怒为喜，点头放行。



63. 就这样，经史弥远极力推荐，宁宗下旨，立十七岁的赵与莒为沂王府嗣孙，赐名赵贵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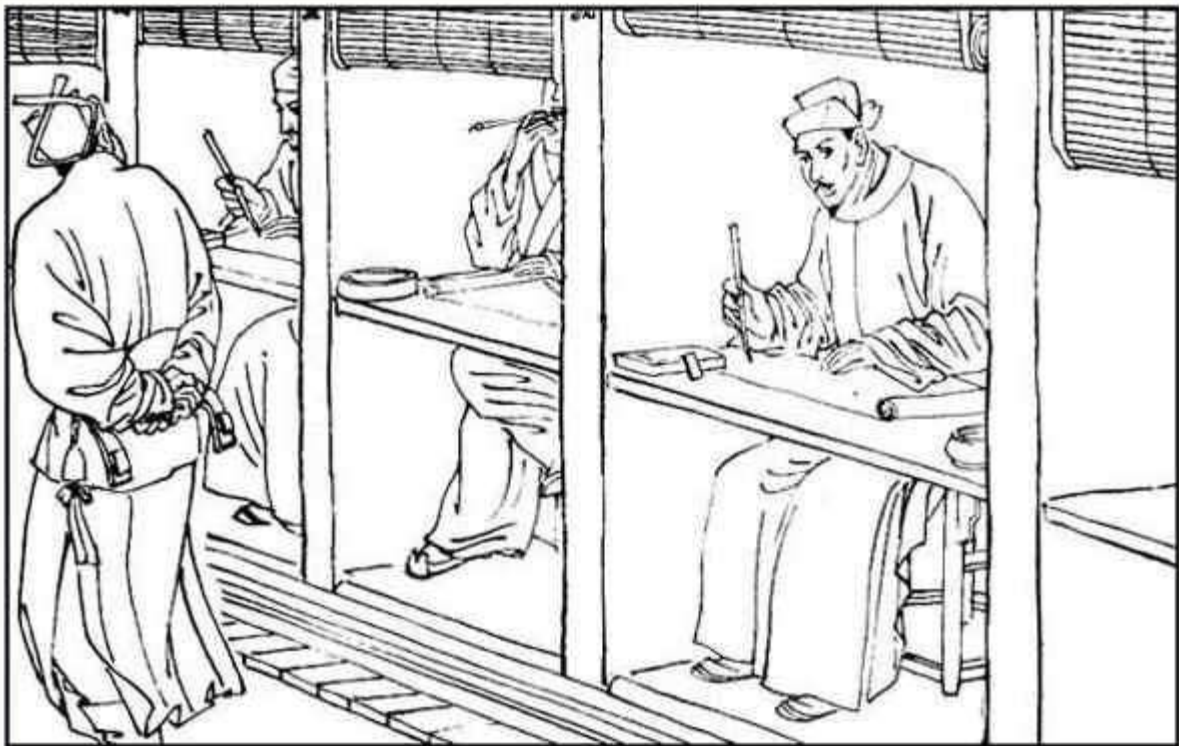
64. 史弥远的第二个计划，是要替赵贵诚物色一名他信得过的教师，便想到了他的同乡郑清之。



65. 郑清之就读太学，一再留级。规定五年的学期，他竟读了十五年，还是一无所成，弄得困顿潦倒，好似乞丐一般。



66. 后来，郑清之只好再去参加省试，以求一官半职。不料主考官是他族叔，按律必须回避，另去别试院考试，弄得情绪大为不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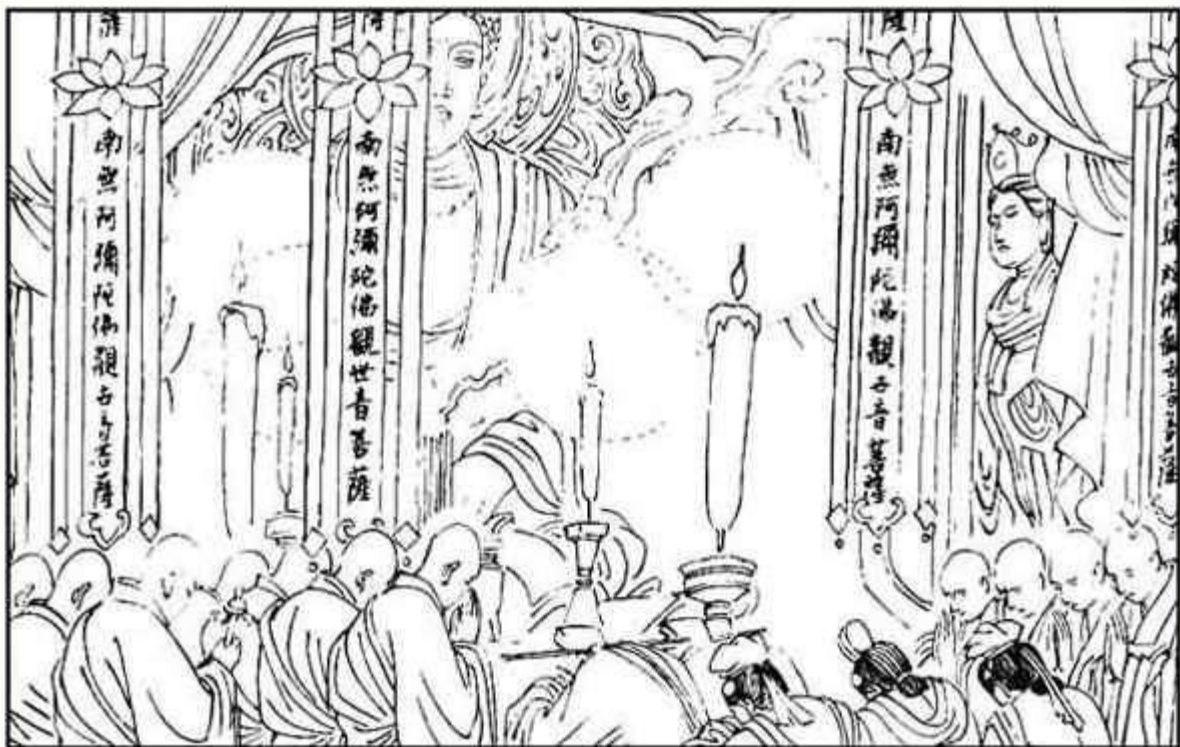
67. 考试时作诗规定，须押“庚”字韵。郑清之咬破笔头，仍难收尾，后来勉强想一个“赧”字，用作末韵，云：“他年蒙渥泽，方玉带回赧”（音忖，面红之意）。



68. 考罢回到太学，与同学们谈到末句，引起哄堂大笑，说他连芝麻官都没有捞到，就想腰围排方玉带做丞相，真是想入非非！



69. 所幸发榜后，郑清之却中选了，于是得了一官。后来，他投靠史弥远，才当了国子监的学官。



70. 一日，南屏山上淨慈寺中钟鼓齐鸣。史弥远为亡父史浩大做法事，超度亡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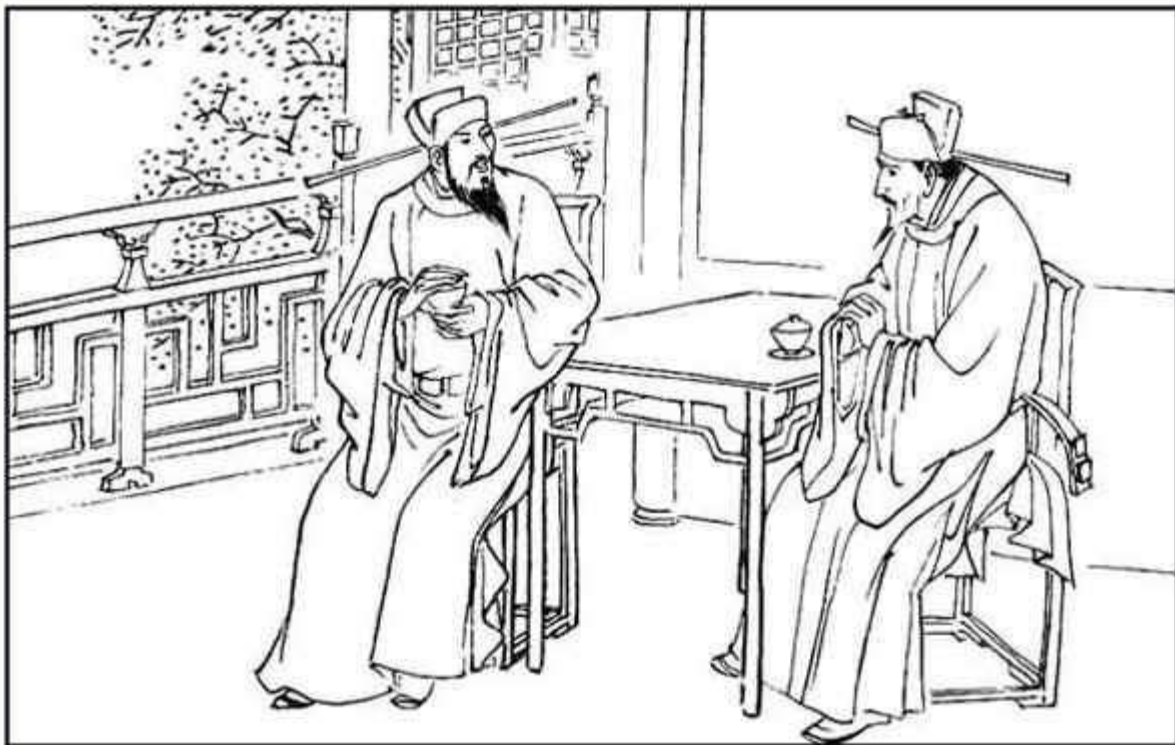
71. 法事既毕，客宾告辞。郑清之刚出佛殿，被相府一名管事虞候叫住，说是丞相有请。



72. 那人领了郑清之走到殿后半山坡上，道：“丞相就在慧日阁上等您，请自去便了！”



73. 慧日阁是净慈寺中最高一座建筑。郑清之上楼与史丞相施了礼，一番寒暄，凭栏看了一番景色。



74. 茶上。史弥远挥去从人，对郑清之说：“实不相瞒，今有一事相烦，非先生不足胜任！”郑清之又惊又喜，逊谢再三。



75. “如今皇子不堪负荷，听说沂王府中的那一位倒是很贤能，是否请您前去担任教授？”郑清之听了，吓得如五雷轰顶，连连摇手道：“使不得，这可是杀头的罪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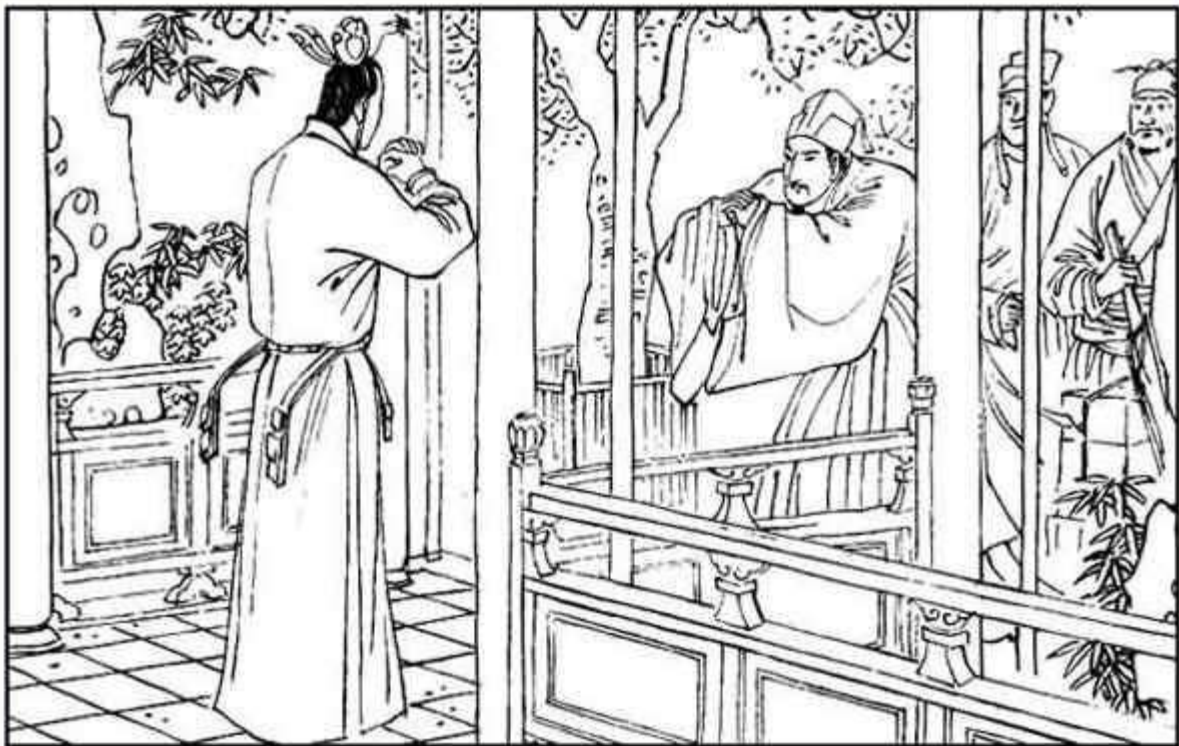
76. 史弥远冷笑一声，逼视着他说：“岂止杀头，还要灭九族哩！但今天此话出于我口，入于君耳，事若成功，弥远今日之位就是您老兄他时之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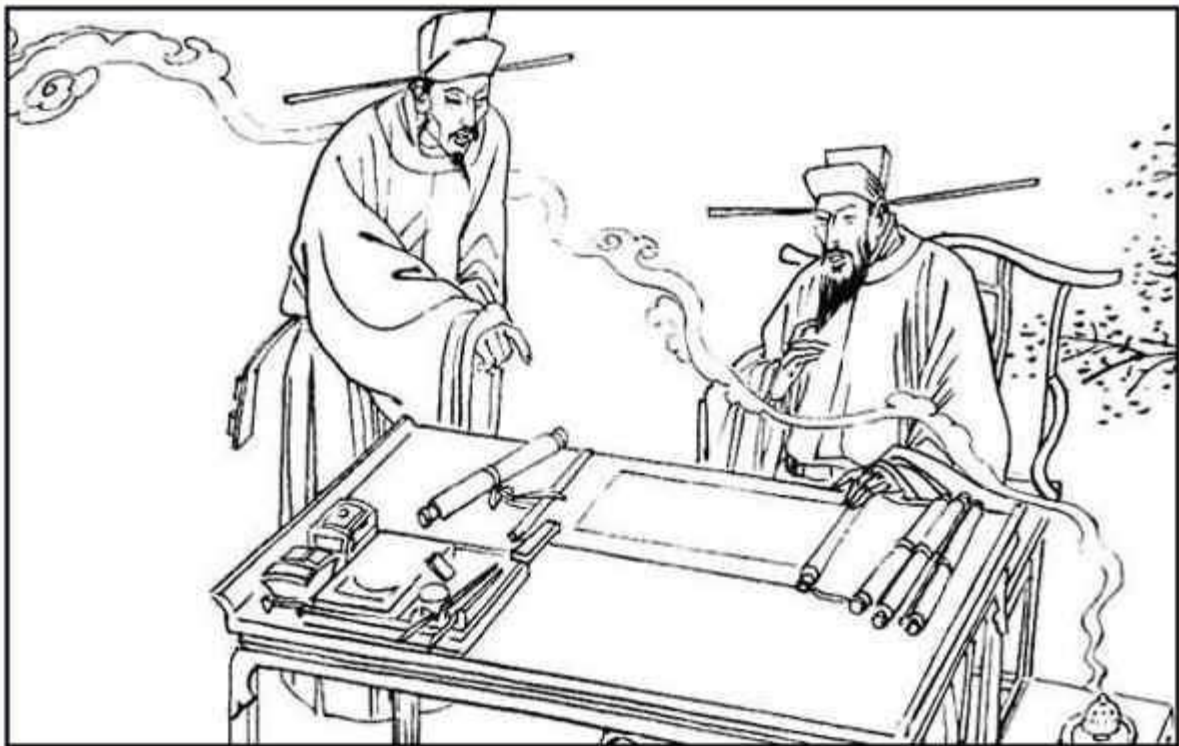
77. 郑清之不敢再说，只得从命，从此当了赵贵诚的老师，教他如何当皇帝、驭群臣、治天下的本领。后来，史弥远死后，郑清之果然当了丞相。



78. 在皇子赵竑那里，他还与慧慧无话不谈，压根儿不知道她就是史弥远安插在他身边的坐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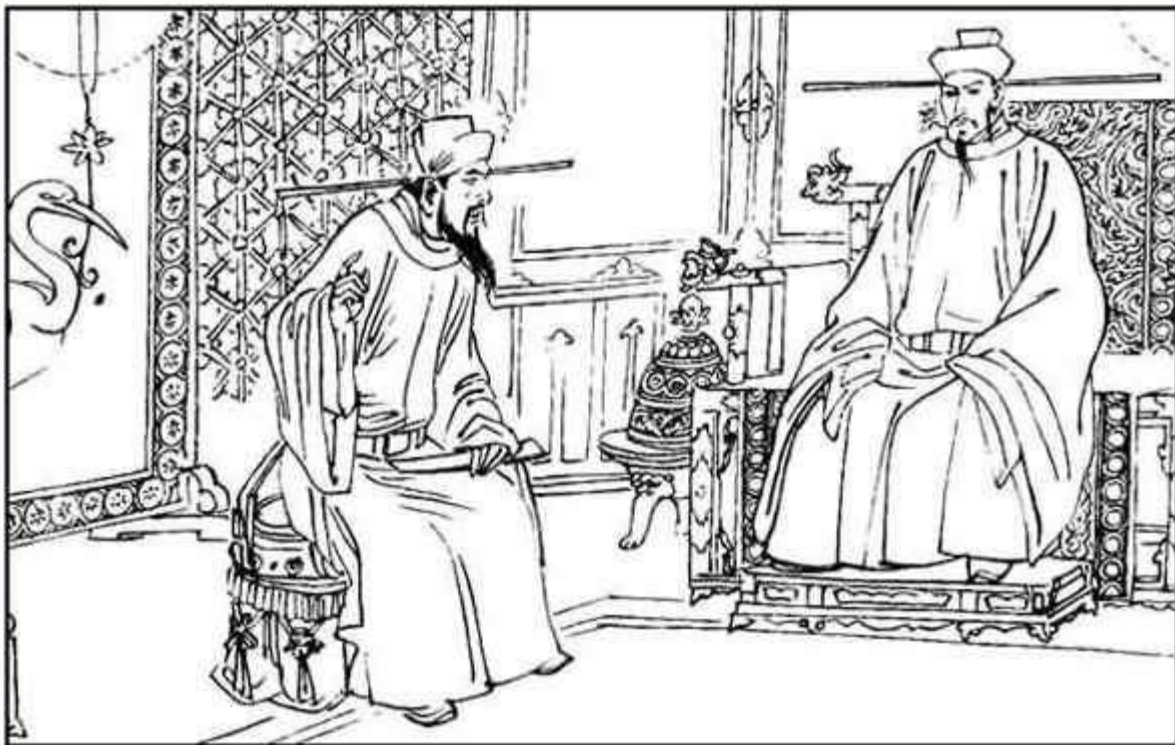
79. 赵竑的老师真德秀听到沂王府的消息，大觉不妙，赶紧上书求去，辞了皇子教授一职，早早脱干系。



80. 赵贵诚在郑清之的教导下，果然大有长进。所作诗文书法，叫史弥远誉之不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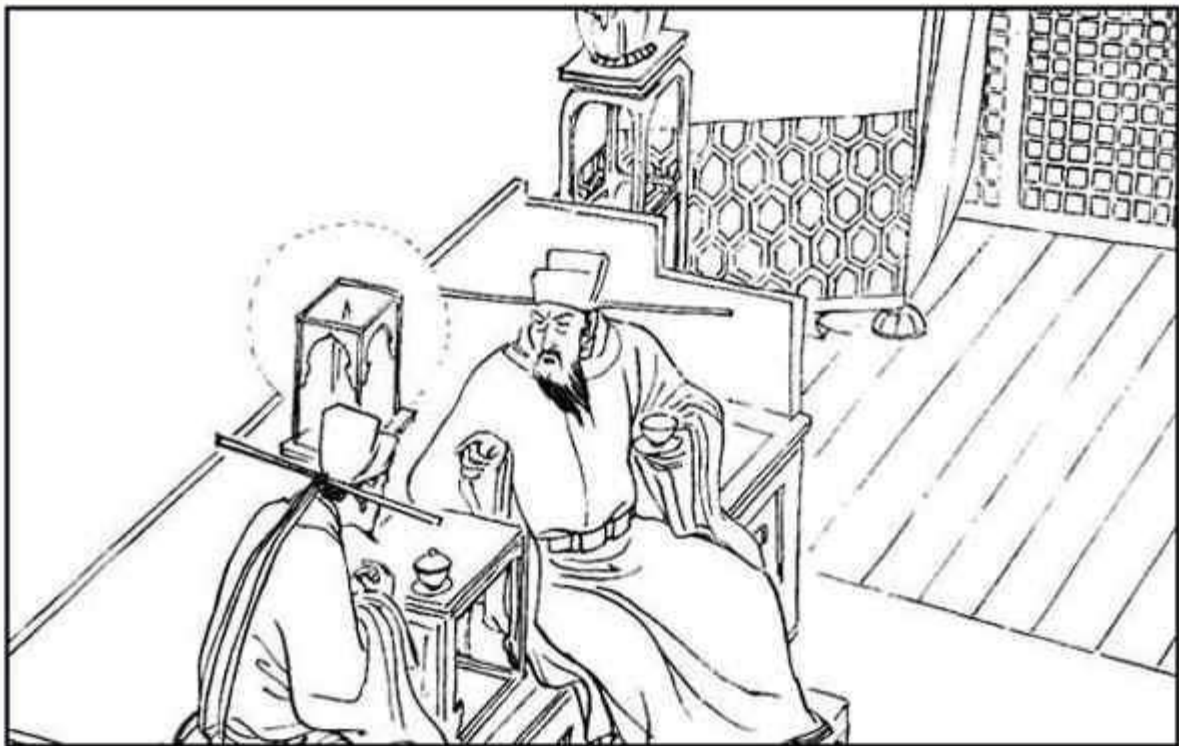
81. 一日，史弥远问：“看来皇贤侄已熟，但不知大的方面究竟如何？”郑清之道：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“不凡！”



82. 从此，史弥远经常添枝加叶，不断向宁宗面奏，说赵竑如何不堪众望，希望宁宗说：“把他废了”。宁宗总是闭口不言，使史弥远枉费了许多口舌。



83. 嘉定十七年（公元1224年）八月，六十岁的宁宗开始生病，从此卧床不起，渐渐露出了下世光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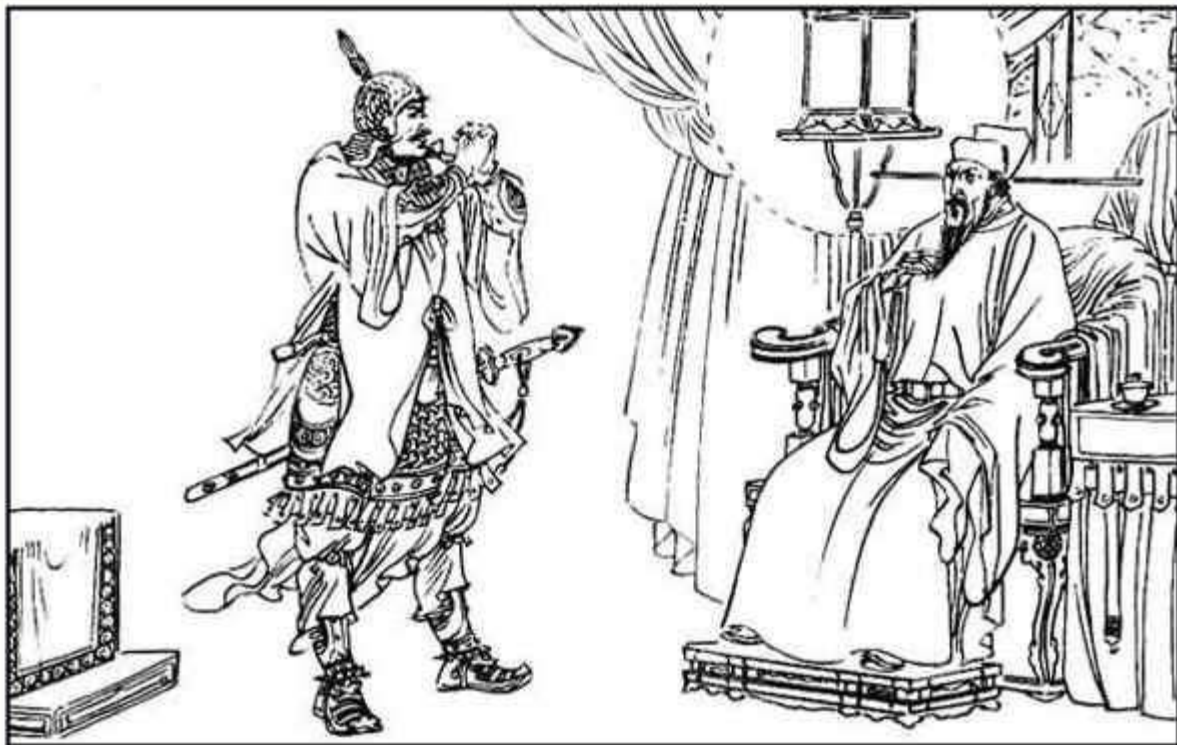
84. 史弥远见时机已到，急召郑清之来，让他去沂王府和赵贵诚摊底，将立他为皇帝。



85. 赵贵诚一听，不作一声，急得郑清之几乎哭道：“丞相与我从游日久。才派我前来告以大事，如今你不答一语，叫我如何向丞相回话？”



86. 半晌，赵贵诚才说：“我有老母在绍兴哩！”郑清之以此报告史弥远，叫史弥远也不由赞叹他的不同凡响。



87. 史弥远接着密召殿帅夏震。这夏震就是史弥远杀韩侂胄时的刽子手，主管殿前司公事。听罢丞相的吩咐，夏震挺身答道：“谨遵相公之命行事就是！”



88. 到了九月，宁宗虽无起色，却还神志清爽。一夜，史弥远进宫问安，献上家传金丹百粒，说了服之无疾不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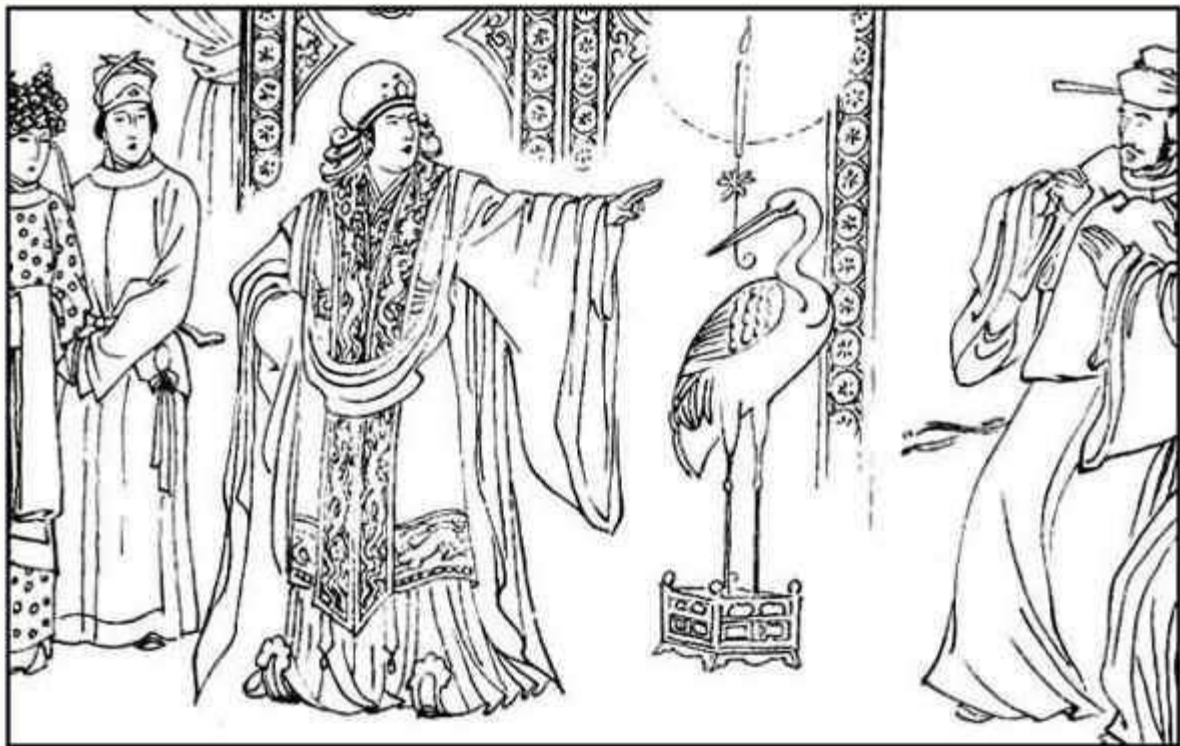
89. 史弥远出了寝宫，立刻严令太医与内侍都提举，让皇帝把金丹服了。



90. 次日凌晨，服了金丹的宁宗黯然去世。当了三十九年皇帝的赵扩，先后是韩侂胄、史弥远手中的一个傀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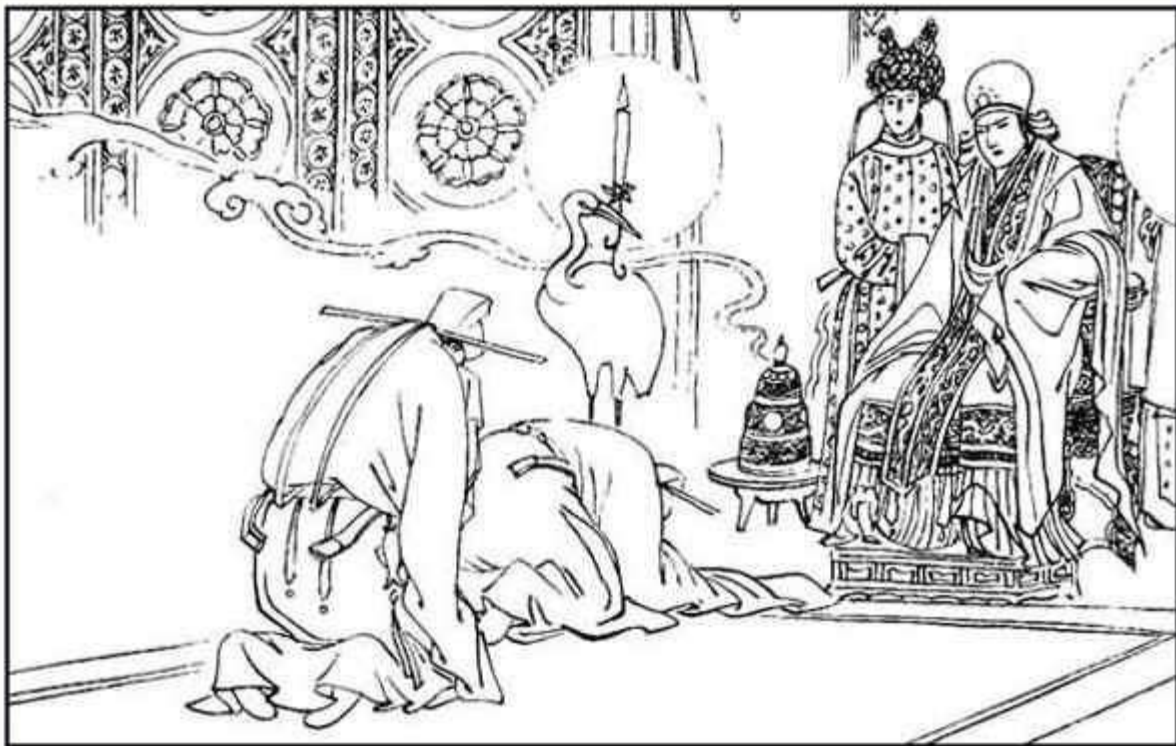
91. 宁宗一死，史弥远急召杨皇后的两个侄儿杨谷、杨石，让他们面禀杨皇后，废黜赵竑，改立赵贵诚。



92. 杨皇后一听大怒，说：“这是先帝所立的皇子，岂可擅自更改！”一顿臭骂，喝令杨氏兄弟滚回去告与史弥远，此事断然不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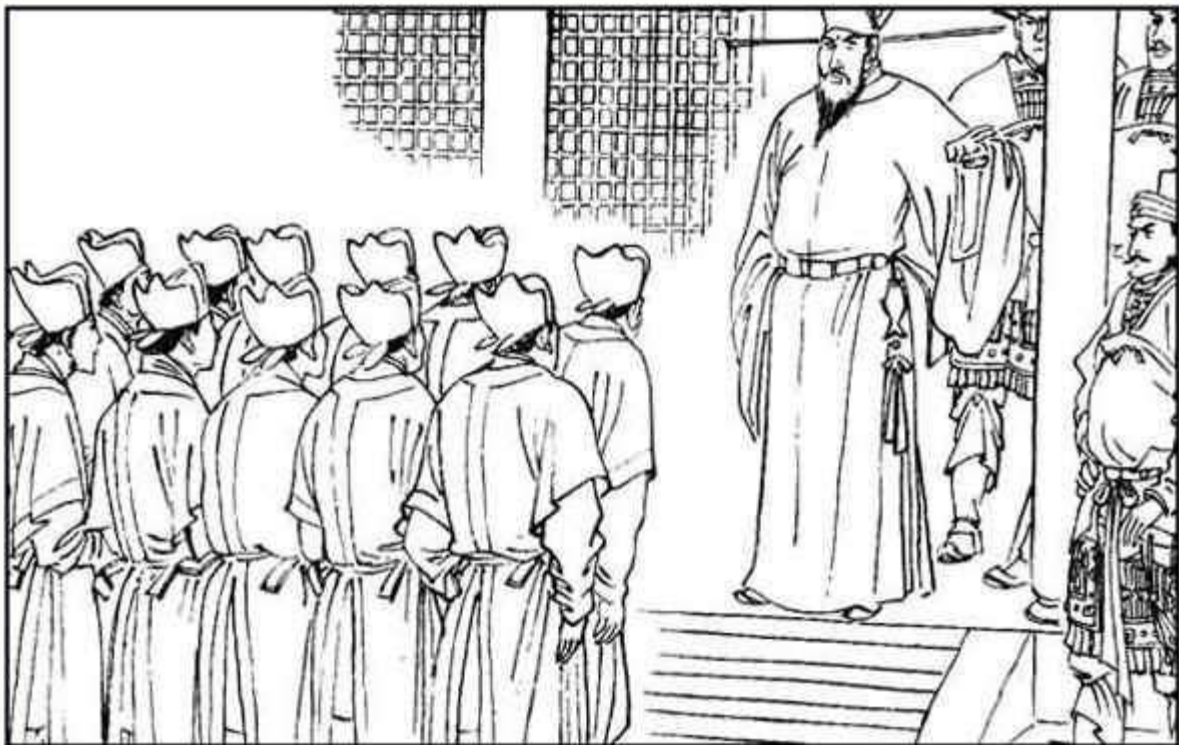
93. 史弥远的态度更加强硬。杨氏兄弟又被赶回后宫，半夜之间，害得他们往返了七次。



94. 最后一次，杨氏兄弟边哭边奏道：“眼下大局已定，中外皆已归心；如再不同意，祸变立时而生。到那时，咱们杨家门里恐怕再没有一人能活命的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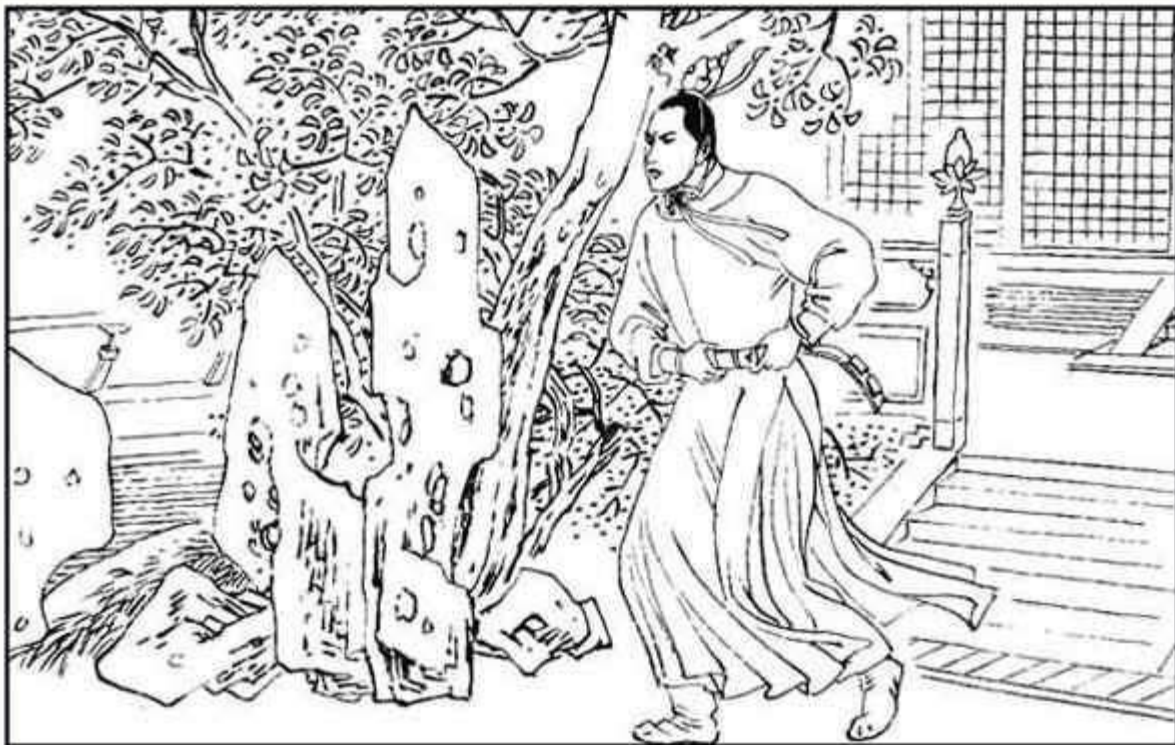
95. 善于心计的杨皇后，至此计穷，默然良久，无可奈何地问：“其人何在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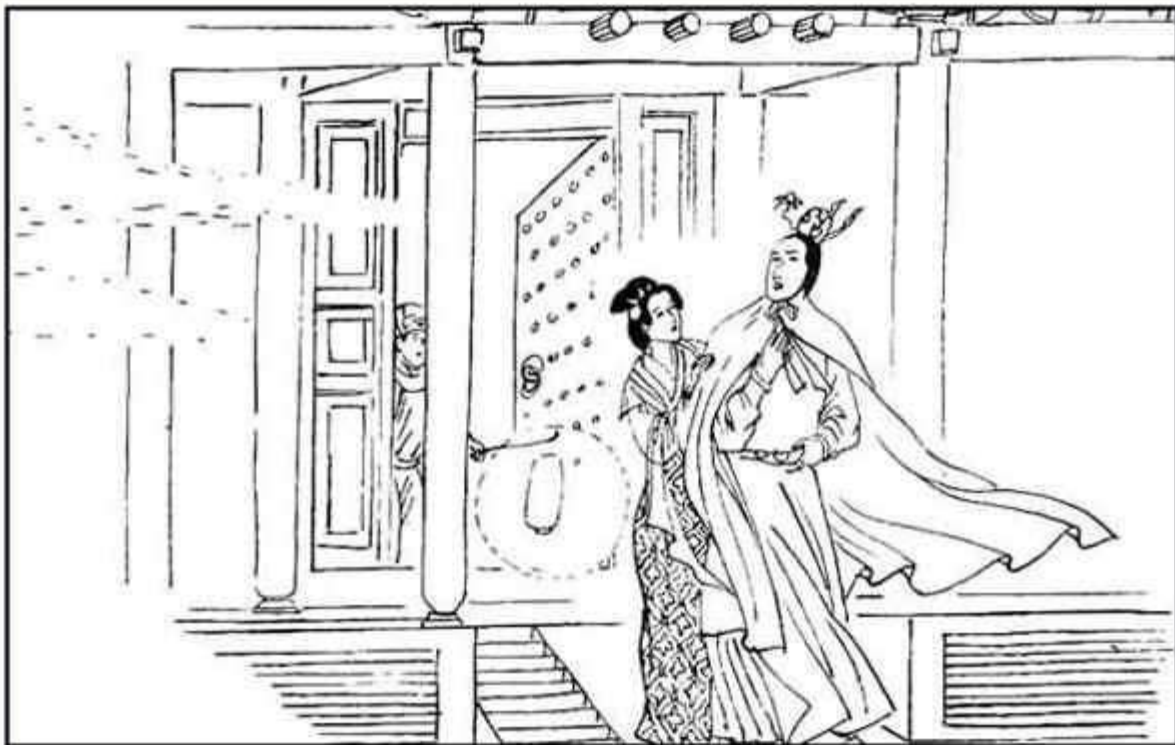
96. 史弥远立召宫中快行班，声色俱厉地命令道：“速去沂王府将皇子请来。注意：不是住在万岁巷中的那个皇子！弄错了，杀无赦！”



97. 快行一走，史弥远急召郑清之入宫，让他代先帝拟了圣旨，宣布废黜皇子赵竑，改立赵昀（即赵贵诚）为皇子即位，算是宁宗的遗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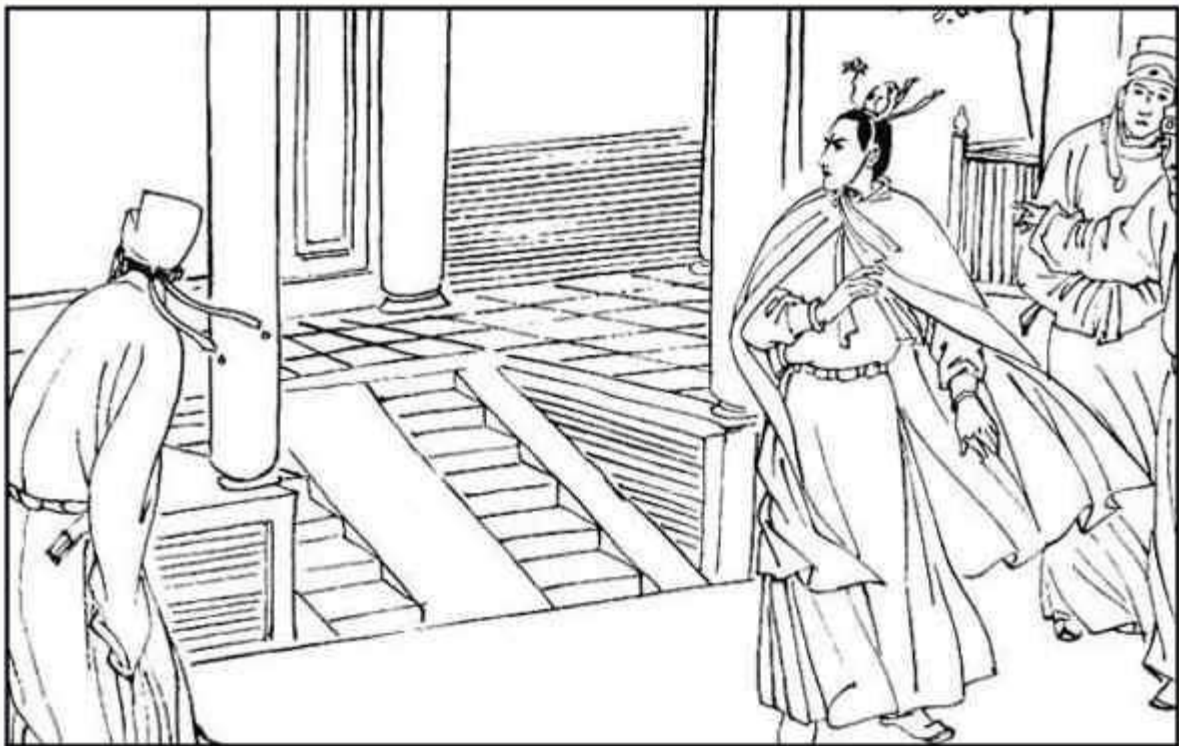
98. 宫中沉重的丧钟，把赵竑一梦惊醒，知道先帝已逝，即位在即，急急赶到门口，等候宣召，连鞋都忘了穿上。



99. 慧慧跟踪而出，给赵竑送来了披风与鞋子，替他穿戴好了。赵竑即位心切，不顾夜寒袭人，只引颈痴望。



100. 好久，晓雾中走来一队人影，又匆匆地擦肩而过，转向而去。赵竑见个个皆宫中快行装束，不由满腹狐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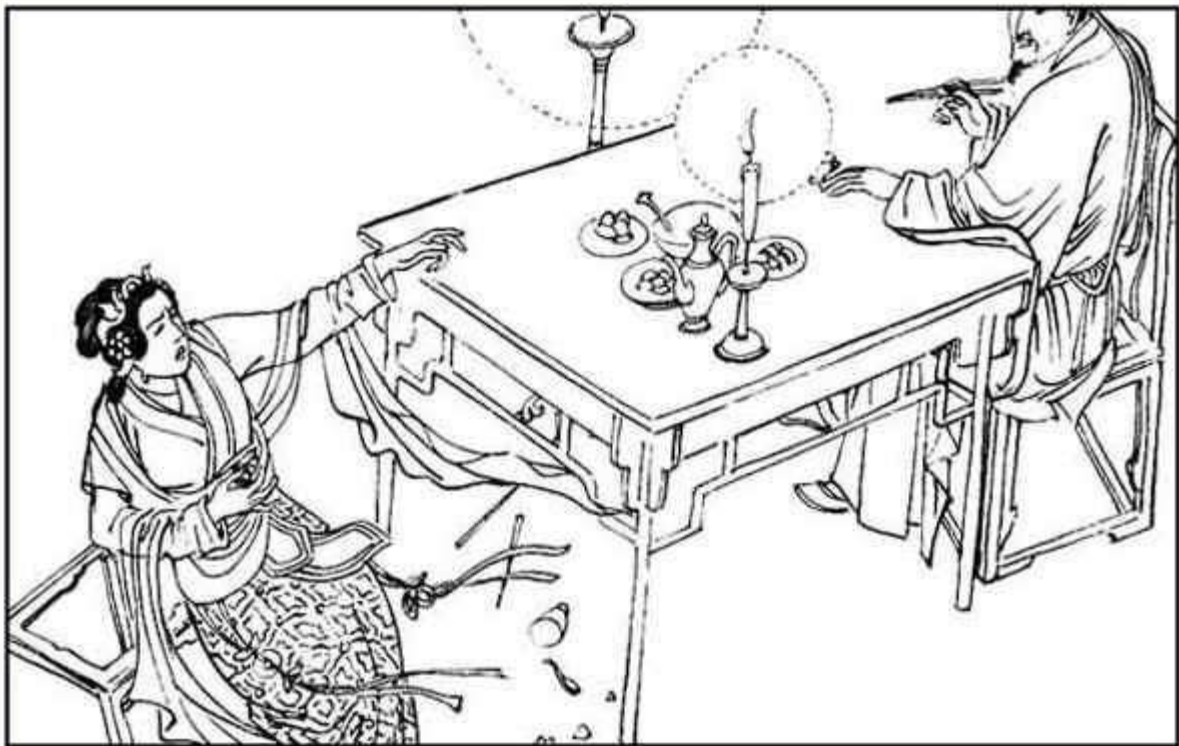
101. 赵竑转身欲问慧慧，慧慧早已不知去向。



102. 原来，这正是史弥远给慧慧预定回府时间。慧慧不敢怠慢，匆匆出了皇子府的后门，果然已有一乘小轿在暗处等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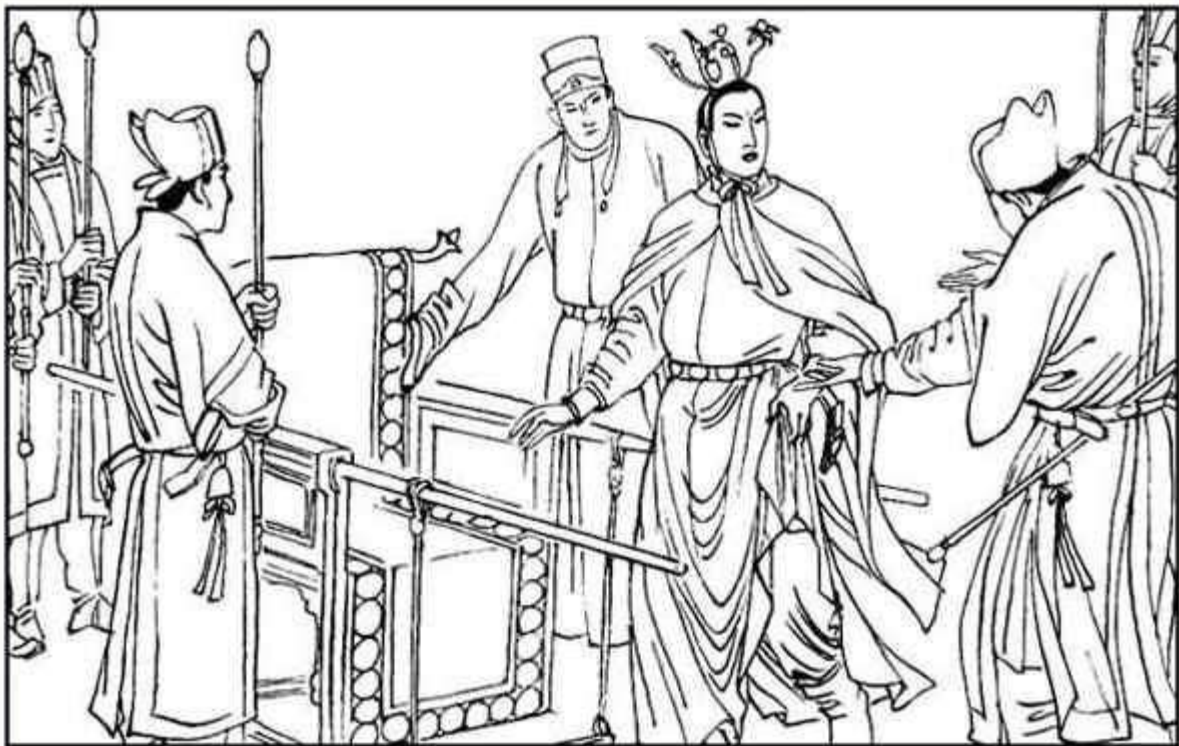
103. 慧慧被抬到一个花园内，史相府的一名管事虞候已备了酒，说是先为她庆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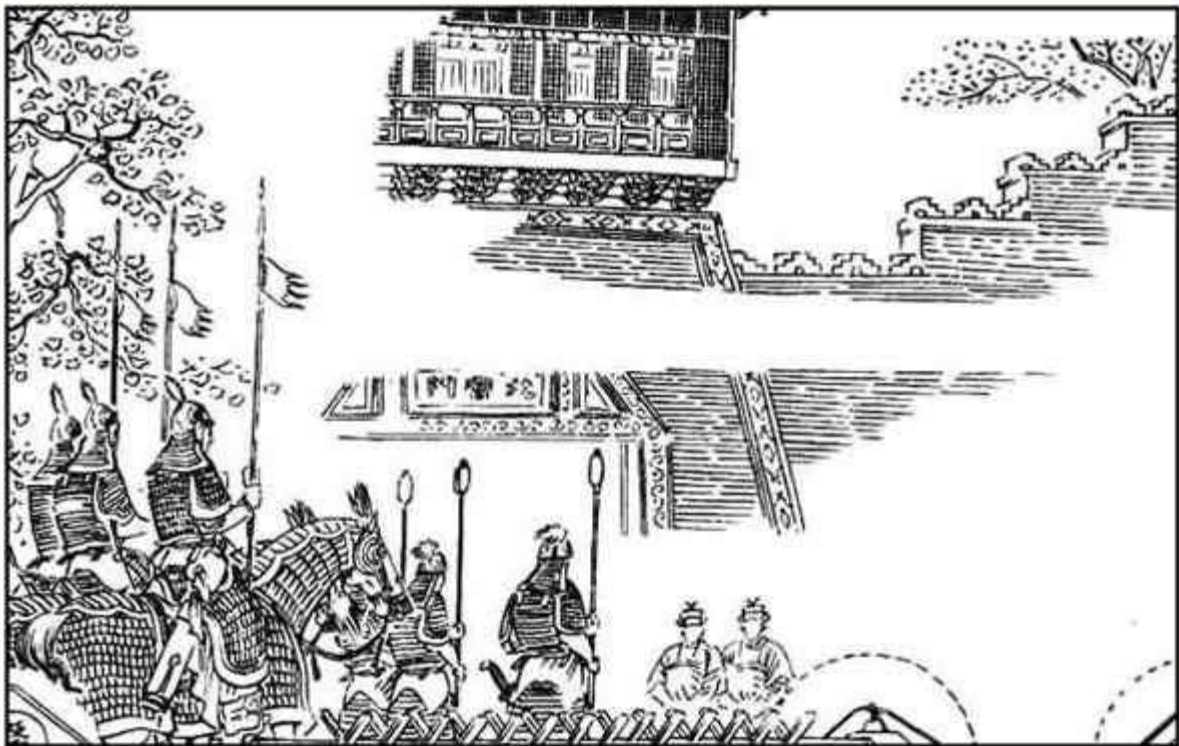
104. 才饮了一二杯，慧慧便腹痛如绞，不一会便倒地而亡。



105. 赵竑等了许久，才见那队快行又匆匆折回。暝色之中，只见他们抬着一人，簇拥着疾行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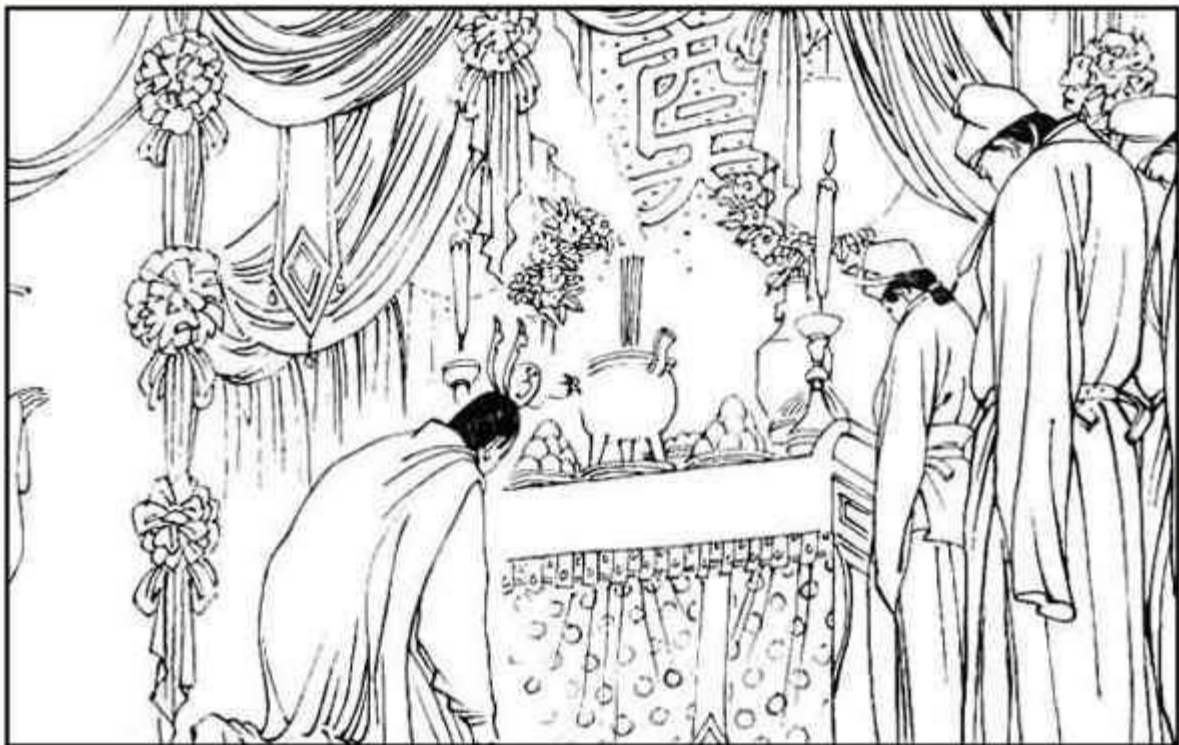
106. 捱到东方露白，才有一队快行前来，宣赵竑入宫。赵竑不假思索，登上肩輿。十余名随从，在后面随行。



107. 凤凰山皇城内外，早已戒备森严。步骑禁军一字排开，个个精装全甲，气氛肃杀。



108. 赵竑及所带随从，每入一门，就被截留了数人，到了最后，仅赵竑一人跟着快行入内了。



109. 史弥远将赵竑迎入灵堂，在宁宗遗体前举哀。



110. 举哀毕，史弥远又引起赵竑出殿，命殿帅夏震亲自卫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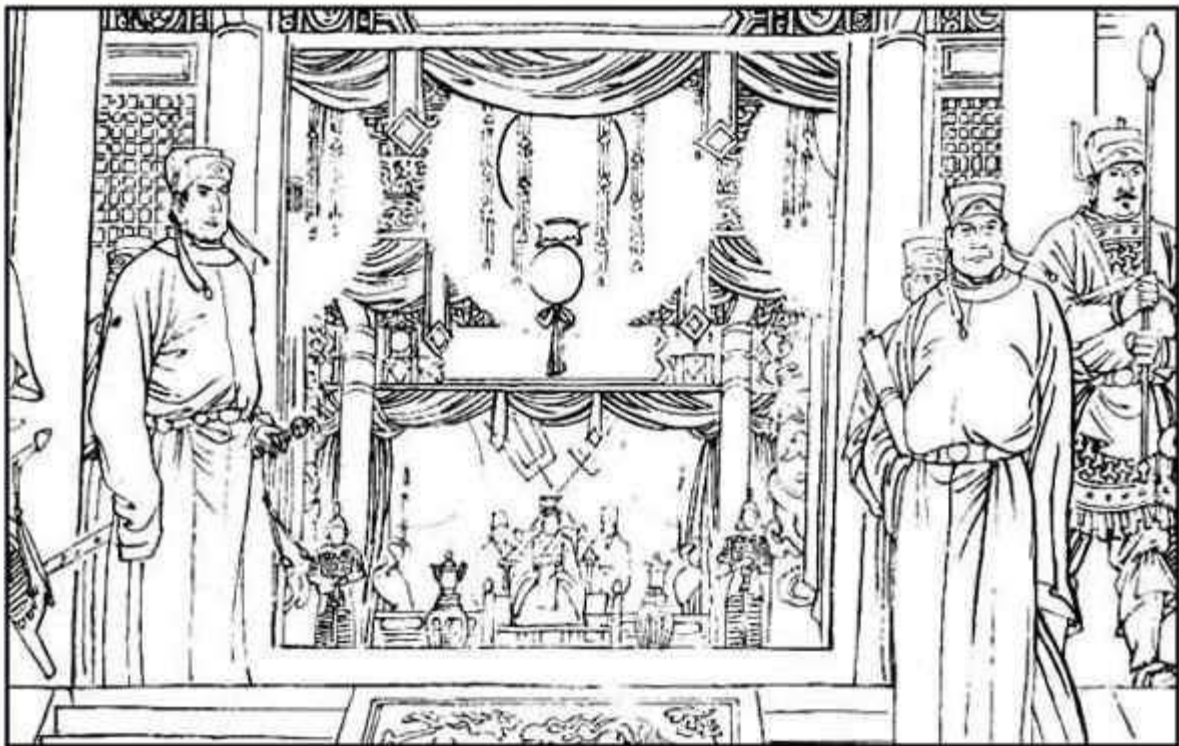
111. 在此之前，杨皇后终于见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皇子。她将他打量了一会，抚着他的背，万般无奈地说：“好吧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儿子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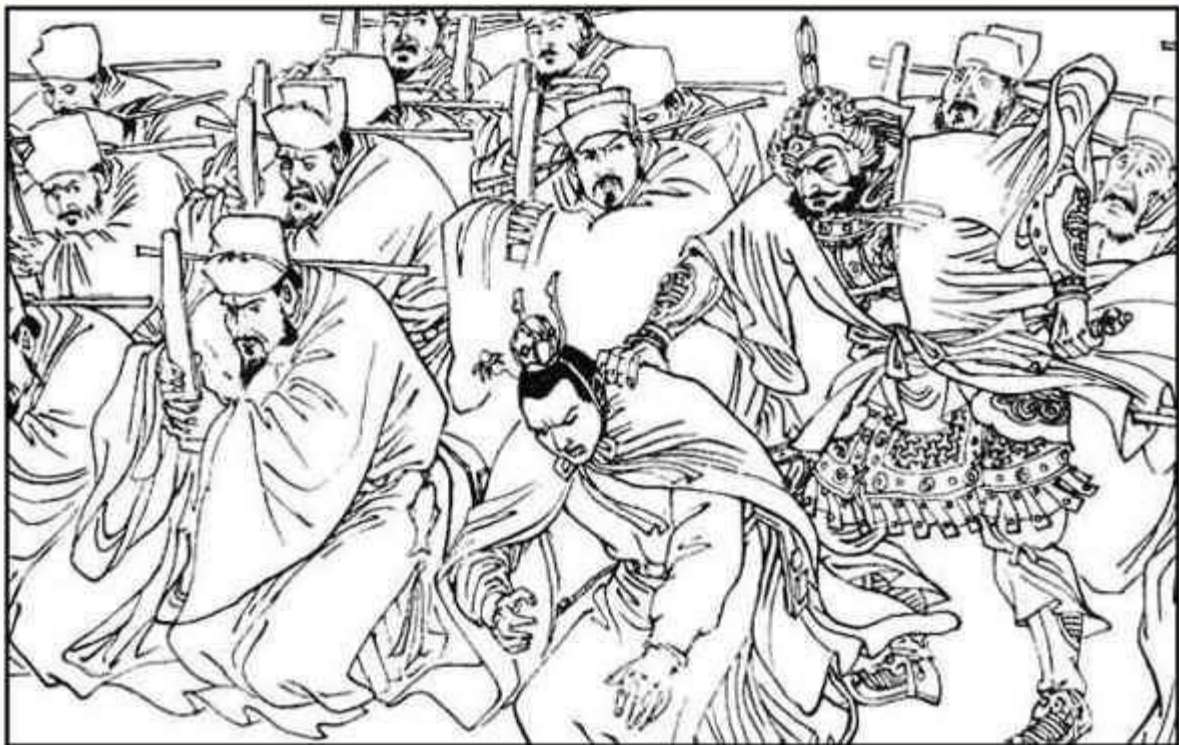
112. 赵竑出殿，即闻传令百官立班，听读先帝“遗诏”。夏震引赵竑到原处站了，赵竑惊问道：“今日我如何还站在这里呢？”



113. 夏震道：“不用急，宣了遗诏，你才能上去即位，这是惯例！”赵竑一想，也觉得有理，才安下心来。



114. 班齐，殿上灯火忽明。那御坪宝座之上，竟早已赫然坐着一名青年皇帝！顿时似晴天霹雳，惊得赵竑似坠云里雾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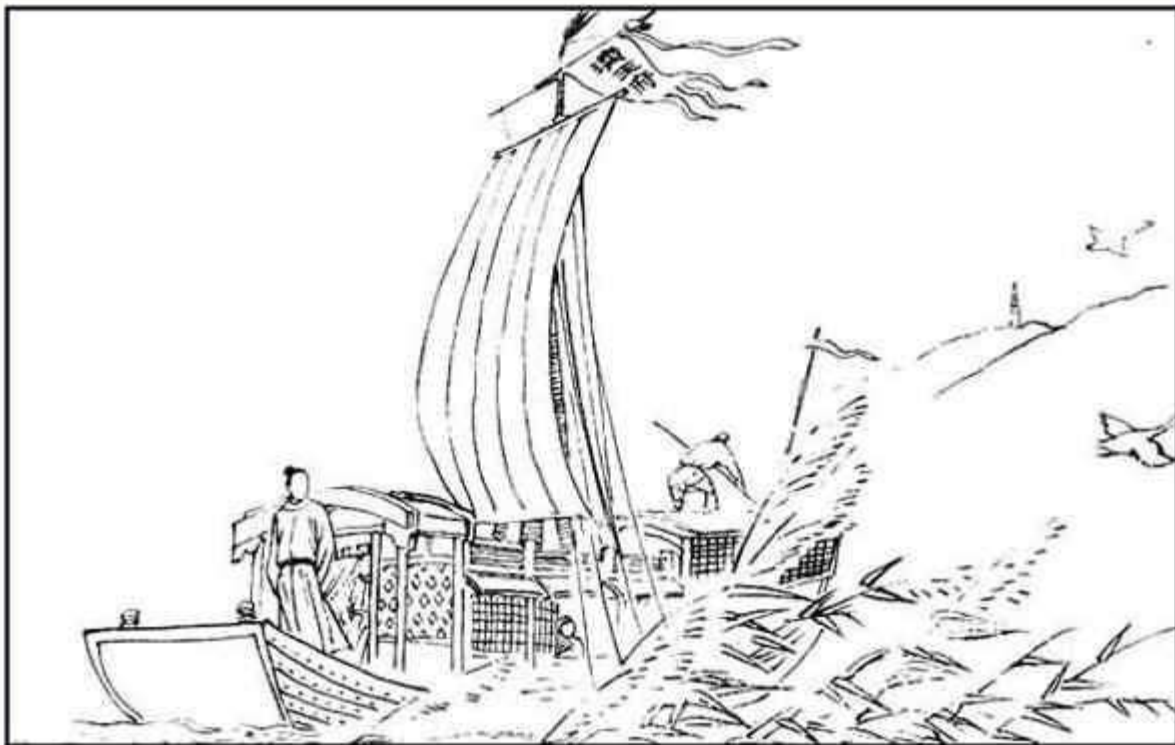
115. 等读罢“遗诏”，赵竑才弄清发生了什么变故。他气得怒发冲冠，怎么也不肯下跪。震见状，将赵竑按得跪倒在地，与百官一起向新皇帝拜贺。



116. 根据“遗诏”，赵昀即位，即为宋理宗。史弥远不仅一举铲除了政敌，解除后顾之忧，继续担任丞相要职。



117. 被废黜的皇子赵竑，被改封为济王，赐居湖州。下朝后，赵竑痛哭了一夜，但事已至此，已回天乏术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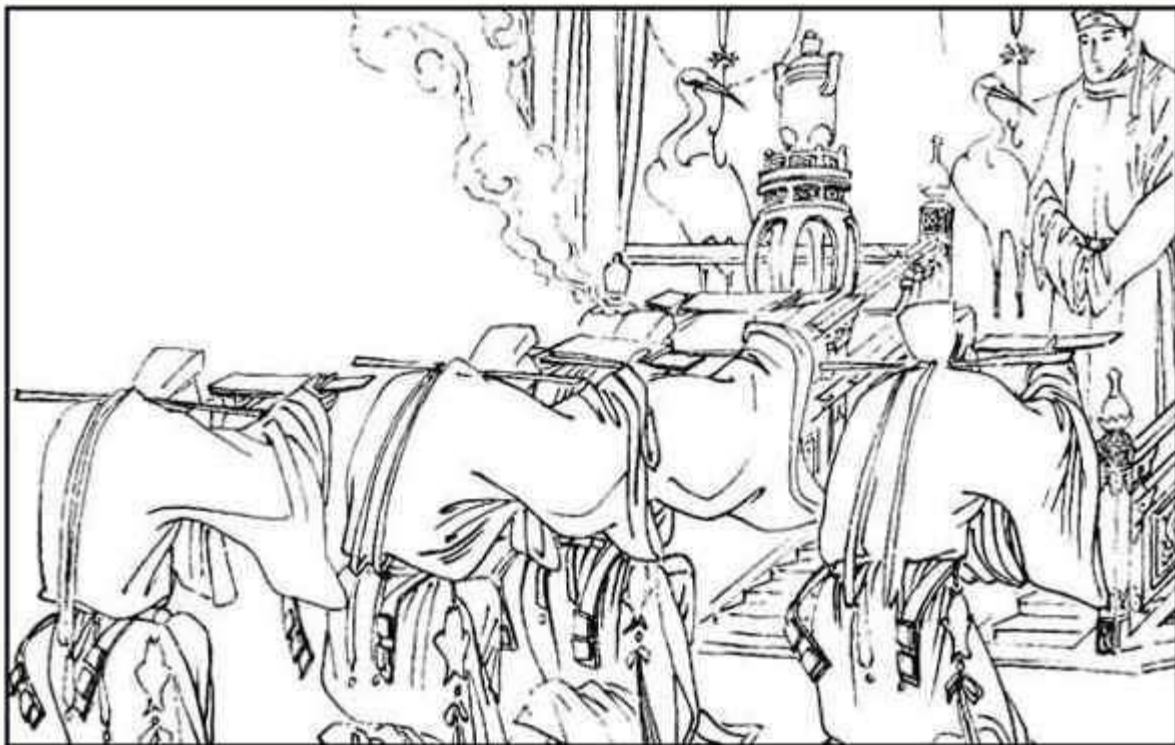
118. 次日，济王赵竑带了妻子眷属，离开临安，去了湖州，也带去他无穷无尽的怅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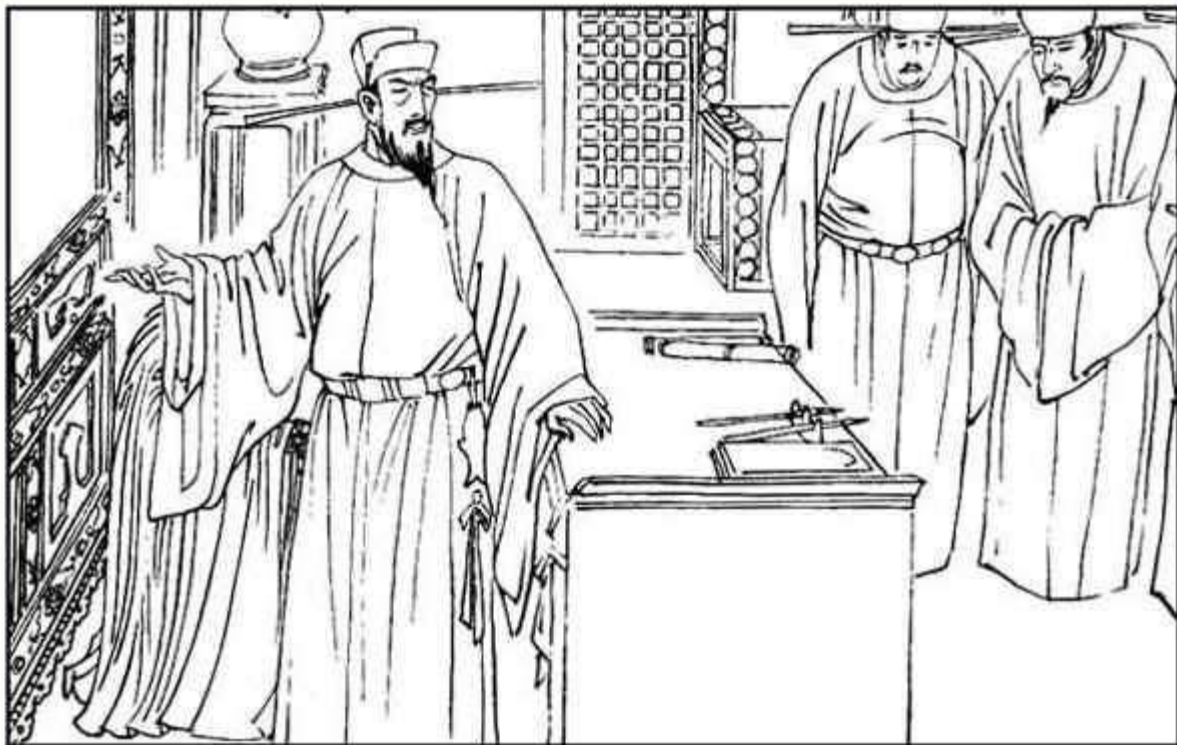
119. 消息传出，京城舆论大哗。大街小巷，处处议论纷纷，都斥责史弥远的擅自废立，罪不容赦。



120. 临安天街棚桥陈氏书铺，公然刻印诗集，含沙射影抨击史弥远的罪行，为赵竑鸣不平。一时，大得人心。



121. 朝中大臣，也纷纷上书理宗，斥责史弥远，有人甚至提议，要处死史弥远，以慰先帝亡灵，以谢国人。



122. 史弥远闻讯大怒，召来他的死党，如此这般作了布置。



123. 参与陈氏书铺诗集刊印的铺主、诗人陈宗之、刘夺翁等，都被逮捕流放，或赶出京城。书铺被毁，陈宗之死于贬地。



124. 上书反史的大臣，纷纷罢官出京。理宗公开支持扶他上台的“恩相”史弥远，把反史大臣斥为迂腐不可救药。



125. 次年改元为宝庆元年（公元1225年）。史弥远刚刚喜洋洋过了元旦，忽得湖州急报，称湖州军民拥立赵竑为帝，以淮东大将李全为前锋，即日起兵来攻临安了。



126. 急报中还附了湖州义军发布的檄书，声讨史弥远的十大罪状，必欲诛之而谢天下。史弥远颓然跌落在大椅中。欲知后事如何？请看第八集《大奸窃国》。